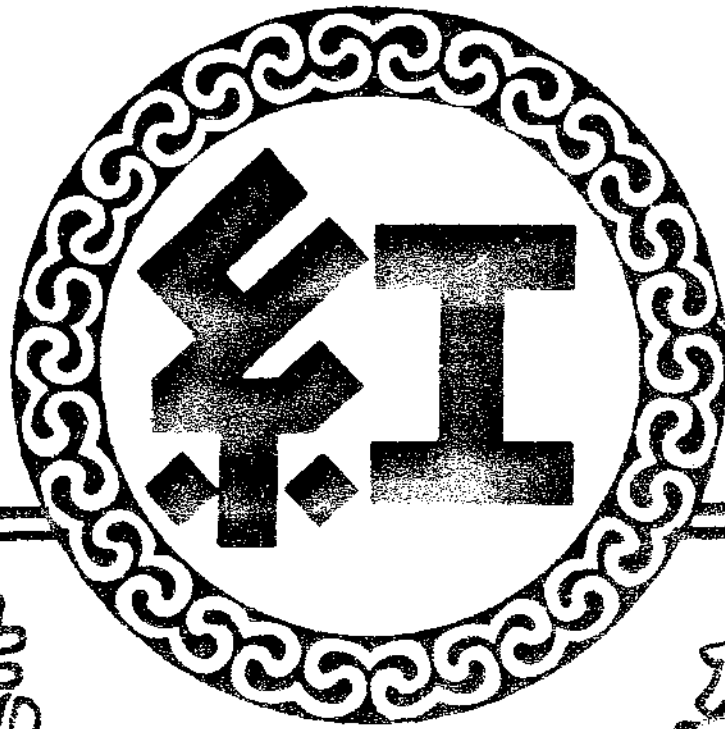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詩

雜

期七十四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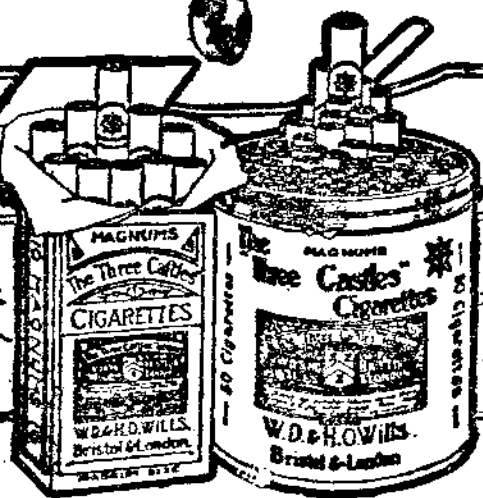
雲先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社 會 至 寶



此寶之社所上 啟者至會請珍 視人香台炮大 為咸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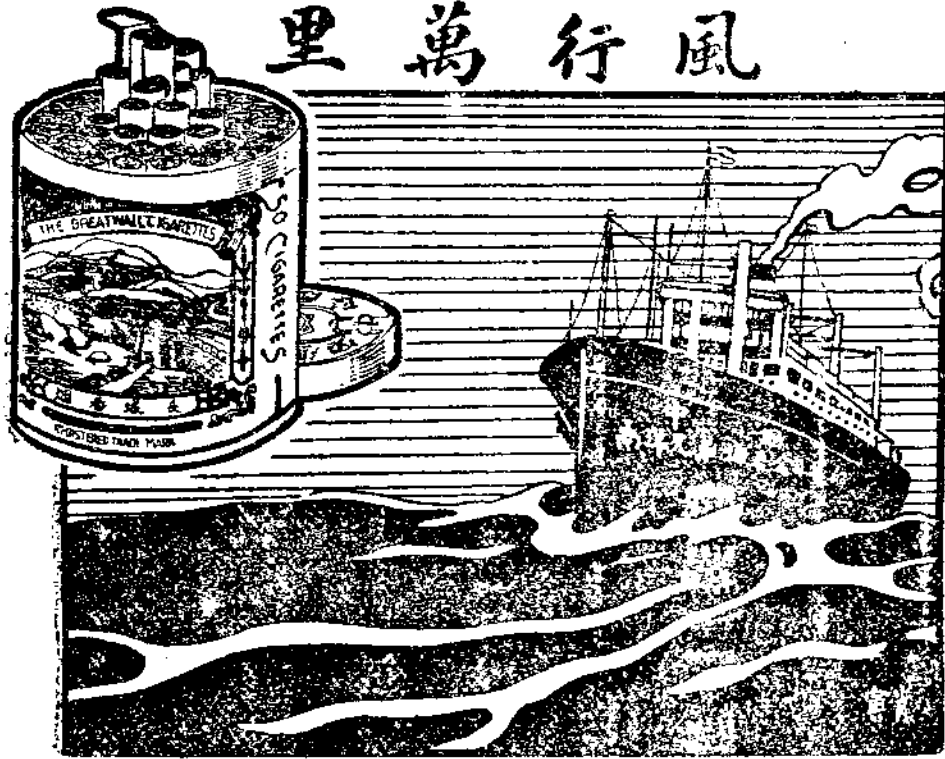
大 炮 台



貨國等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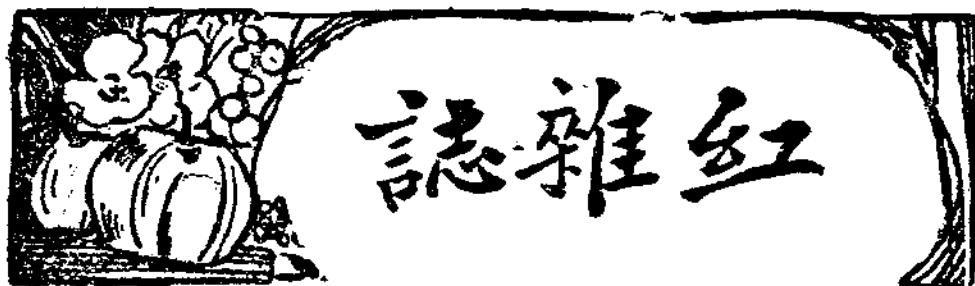
# 煙香城長大

里萬行風



先哲有名言。長城國之寶。今有長城烟。尤令人傾倒。色鮮味更佳。遠近馳名早。諸君吸此烟。可以解煩惱。實業賴以興。利權賴以保。寄語愛國。人。毋忘此烟草。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國中



# 紅雜誌

目次

## 第九十七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六月廿七日  
陰歷甲子五月廿六日 發行

### ■ 短篇小說

隱身衣

徐卓呆

預祝紅雜誌一百歲壽序

一賀客

新笑林

開北徐公

老僕之一席話

陸律西

傭餘隨筆

余心黎

張勳軼事

顧慕羣

環境的逼迫

張夢飛





目

次

梨花談片.....吳夏伯

兩封不近情理的信.....梁柏櫟

黑衣孃.....陳達哉

藝林芳訊.....徐恥痕

運甓廬隨筆.....吳夏伯

營門七.....儷玉生

萬無此理而偏有此事.....孫幻雲

###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十四張）.....不肖生

第四十二回 魏壯猷失銀生病 劉晉卿熱腸救人

二



# 雀巢牌麥精牛奶粉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 四大特色

- (1) 用法簡便
- (2) 定價最廉
- (3) 質美味甘
- (4) 四時皆宜

### 贈券

奉上郵票八分請

將雀巢牌麥精粉

一樣瓶寄下此致

上海及天津英瑞

煉乳公司

姓名

住址

紅

# 五洲大藥房

## 營業概要

本藥房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廠原料藥材選擇精良並自製人造自來血等家用良藥數百種歷蒙工商醫學各界光顧贊許本藥房不勝感幸並於西歷一千九百廿年特派代表赴歐美各國考察製藥事業並訂定英美德法諸大藥廠廿三家為遠東總經理凡該廠出品原料藥材醫院紅十字會及各科醫生應用器械藥物各工廠學校化學用品干片白金紙婦女化妝香品等均歸本藥房獨家經理到貨迅速代客定貨取佣甚廉復於上年特出鉅資收買前德商固本肥皂廠內部完全德國機器除照常製造各種香皂粗皂外復藉引擎餘力暨製皂副產精製工業化學藥材等以供獻社會需用尚希愛國諸君子源源賜教無不竭誠歡迎

總公司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電話)

寫字間(中一〇九〇)  
進貨部(中一〇九一)

製造廠

上海徐家匯

五洲固本廠

(電話)

營業部(中一〇九二)  
製造廠(西一七六二)

頭痛疲乏寒熱等患

腦虛頭痛與便閉肝陽及胆汁失調所致之頭痛不同因腦虛頭痛係腦系虧乏所致往往起於身體衰殘操勞過度思慮太甚是以療治腦虛頭痛以及各種腦系衰殘之症必須先為補血因補血而養腦可使腦筋強健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所以能治愈千萬之患腦系疾病者因是丸具有造血之功使血液強健而滋補腦筋俾得週身各部強健有力矣奉天高等學



乃用廉大醫生紅色補丸得氣足神健  
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血充精爽矣

校校長張健平先生之證據足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矣其來函云鄙人素患先天不足以致身體柔弱每若用心太甚即頭暈目眩非痛稍一疎忽即是乍寒乍熱輕則身于疲懶萬分重則寒熱頻來無定自知皆由體元虧弱之故屢服補品未見十分功效而今春接任校務差使以來不免心勞日瘁值至夏間精神痿頓飲食漸少殊以為憂適遇舍弟赴吉道過營口敘晤之後見鄙人病勢如斯亦以體弱所至勸以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然鄙人亦將信將疑比即遣人向藥房購之兩瓶服之稍見微效繼而接服一打更見功效接連服至今日不但舊疾全消異常強健深感大醫生創製紅色補丸真有壽人壽世之功勳同胞遇有如鄙人之病情立勸服此紅色補丸無疑也鄙

人感激無既謹肅數行以伸謝悃○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係不分男女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名曰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 隱身衣

卓·呆·

新聞記者陸先生。請了一個月避暑的假。乘着那舊式摩托車。來到這風景絕佳的池邊。不知怎樣摩托車發生障礙。突然停止了。他向四面一看。附近也沒有人家。他便很不快的下了車。細細一檢查。居然發見了障礙的地方。即忙把他勉強修理。可以暫時使用了。陸先生將摩托車一修好。正要上了車疾馳的時候。忽覺池水中央。俄然有水跳起來的聲音。他吃驚的回頭一看。見水面上有東西浮着。定神看時。水中現出一個半身的裸體美人來。他正在驚訝。這人影已不見。只覺得像過了一只聽不見的小舟。那麼水面現出一條波紋罷了。他暗想。這不是所謂人魚麼。這人魚似乎像向對岸游泳而去的。他便慌忙拋棄了摩托車。也

隱身衣

望那邊趕去。並且將身體躲在樹後。看定了那水面的波紋。人魚漸漸游近岸了。一回兒已到水極淺的地方。然而說也奇怪。竟瞧不見伊的形影。方纔瞧見的那體格極大的人魚。何以到了這淺水處。不出現了呢。陸先生很怪訝的目不轉睛看着。於是水面的波紋。達到岸了。陸先生正在呆然看時。不料岸上沙泥中。有小小的人類足痕。一一印着了。可見有一個瞧不見的人。漸漸向着陸先生那邊走來。並且還有一陣嬌滴滴的笑聲。這是足痕的主人。在那裏發笑啊。陸先生本來是個很高興的人。不過那些超自然的什麼妖魔鬼怪。是不信的。現在一遇到這不可思議的事。就決心要發見伊的真相了。他打定主意。忙從躲的地方跳出來。照着那足痕的方向迎過去。果然撞到那不可思議人物的身體。同時發出一陣銳利的叫聲。水中足跡亂踏起來。一把扭住陸先生的胸襟。對他頭上臉上亂打。陸先生決不鬆手。爭了一下。手就觸到衣服的合縫處。他突然用力剝去這衣服。便現出一個裸體的年輕女子來了。伊很羞恥的口中亂叫。逃往那邊林中。去躲避了。陸先生將手中留着的東西。拉開來一看。乃是橡皮雨衣那樣的衣服。表面裝着無數小鏡罷了。一着在身上。就完全的人家瞧不見他。製得非常巧妙。真是一件隱身衣。陸先生到底是個君子。不肯因着自己的好奇心。去使年輕女子爲難。深悔不應叫伊受窘了。他便叫道。喂、喂、快來拿衣服去罷。我放在這

裏自己往那邊去了。決不回過頭來。千萬請放心。他說罷。就回到摩托車那邊去。不料路還走得不到一半。只聽得那女子大聲呼救。他不知發生了何事。就回轉來一看。乃是一個年輕男子。正追趕着伊。陸先生急忙趕將過去。其時暴徒已拉住伊一臂。陸先生一把提他起來。把他擲在地上。又將自己身上的薄大衣脫下來給伊穿。問道。可會受傷。真是可惡的東西。伊答道。多謝。實在危險極了。幸虧得有先生搭救。哎。啣。不好了。他拿了我的隱身衣逃去了。陸先生看時。方纔自己留着的隱身衣。已經不見了。原來打倒了他。他取了衣服就逃的。而且不是拿在手中。是穿在身上逃去的。陸先生忙在地上拾了一根木棒。向他逃的地方趕去。又用木棒在空中任意亂擊。但是擊了好久。還是只有空中嗚嗚嗚的聲音。竟打不到什麼。後來他也打得疲乏了。一想。這種辦法。不行。還是聽聽他的足聲罷。側耳聽時。已經遲了。自己乘來的摩托車。空車會獨自發着聲音開去咧。他本想急急去報告巡警。然而再一想。留着那女子單單穿了一件薄大衣。怎麼行呢。非先處置這女子不可。於是帶伊到附近一家旅館之中。打算然後再替伊設法衣服。那知陸先生得到了一個最好的機會了。他打聽得郝古松老博士。也宿在這旅館中啊。因此他就投刺去見博士。把隱身衣的話詳細說將出來。那博士只是笑嘻嘻的聽着。那不可思議的話。到陸先生一說完。他答道。這我都曉

得的。陸君實不相瞞。這隱身衣也是我的。是我發明的。借給顧露麗姑娘了。但是被人盜了去。那就受累。講到價錢。本是不值什麼的。向工廠定製時。幾百件也製得成的。我只擔心着要盜去的人不把他惡用纔行。否則反使惡人有了利器了。陸先生訝道。原來是先生發明的麼。我是親眼瞧見的。所以非常佩服。如果單單聽人家講。決不會深信當真製得成這不可思議之物的。博士道。一點也沒有什麼奇異。人類的眼睛本來不是完全的東西。極明亮的鏡面。就很容易瞞得過人的眼睛。我的發明就在這一點上。不過用普通的玻璃。又是太重。又是極易破碎。所以我發明了硬質玻璃。那一件衣服。無非是橡皮衣上。表面裝着無數硬質玻璃做成的小鏡罷了。不過一直接受到太陽光綫。不可使他閃閃發光。一遇着水蒸氣。也不可叫他發暗。但這些也並不難。最困難的問題。是前面的光綫。要好好反射到後面去。總之使穿這衣服的人。成了一個透明體了。這簡單說起來。只消裝置無數的「配利史夸潑」就行了。陸先生聽了。很爲驚異。說明是明白了。東西的效能也實地見過了。所以答道。實在是一種驚人的發明。用途也很廣大。博士說。是的。不過最受累的是容易被惡人去惡用。倘使盜賊穿在身上。那還了得。即使不是盜賊。一着在身上。無論到那裏。就可以不出房錢住屋子了。所以我發明雖發明。實在有些怕了。從此經過了一星期。市上鬧得非常厲害。空

的摩托車。往往會在馬路上趕來趕去。而且這摩托車。並沒有一定的。有時是公館裏的。有時是街頭的。也不知趕東趕西做什麼。用完了便將車兒拋在郊外田中咧。這些事情。倒還不要說起。單單是添些報紙上的材料。驚動驚動人罷了。後來的事實。真叫老博士擔心啊。最初是市上某珠寶店中。來了一位客人。正在揀指環。忽然旁邊來一只瞧不見的手。取了一只指環逃去了。這是第一次。從此漸漸擴大。白晝奪人錢袋。或路上取婦女的首飾。是各處都有的。某富家一個女僕。將許多銀食器。在窗前揩洗時。這食器一件件都會飛到窗外去的。銀行中出納課桌上。一束一束的鈔票。也會飛入空中。就此不見的。如此鬧得很大。某日陸先生到研究室中去訪郝古松博士。博士一見他。便很悲觀的說道。這都是我的不是。責任我應當負的。所以我已決定捕捉他。人已知道了。叫做孔二南。近來他很戀慕着顧露麗姑娘。陸先生道。顧露麗就是向先生借那隱身衣的女子麼。博士點頭說是的。孔二南這人。實在不是東西。伊所料想不到的。顧露麗姑娘實在被他哄騙着。所以我借了隱身衣給伊。叫姑娘可以去觀察孔二南的真相。這種時候。姑娘對孔二南很熟。我要在伊面前說孔二南的壞話。一定不會入耳的。因此使伊躲這麼半天。觀察觀察情形。便容易明白。孔二南是個何等樣人了。那知女子真不中用。一穿隱身衣。以為很有趣。忘却自己正經的事。在平日禁

人游泳的池中去游泳了。後來的事。你都已知道咧。所以此刻我一點不能遲緩。要捕捉此人。取還隱身衣。咧。陸先生道。但是你瞧不見他。如何可以捕捉呢。博士說。我使用『嗅覺擴大器』來捕捉。這也是我所發明的。暇時可以詳細講給你聽。總之可以嗅出非常微弱的臭氣來。把人類的嗅覺。裝置得和犬一樣敏銳。這樣去追尋。一些不難的。你如沒事。明天午後來罷。必定已經捕到了。陸先生說。明天當然來恭候。這是極好的新聞材料。大有叫讀者吃驚的價值。第二天。他削了一打鉛筆。拿了新的空白簿。准時去訪郝古松博士。博士笑盈盈的說。捉是捉到了。昨天。我想一捉到他。就送他入牢獄中去的。向他一問。原來他的竊盜。此刻還是第一次咧。實在穿着隱身衣在外面行走。非常有趣。便去乘乘摩托車。後來摩托車還不能滿足。就做出那驚動人的玩意來了。那盜來的東西。他一齊好好收藏在自己的地方。情願一一還給人。所以我也饒了他了。本來沒有這件隱身衣。他也決不會做這種惡事的。而且他很願從此改過自新。因此我也不問了。你在報上。也不要他的真姓名。實在都是發明這東西的我的不是啊。哈哈哈哈哈。

# 預祝紅雜誌 一百歲壽序

一、賀客

如今的名人軍閥。都喜歡做壽。甚至於印度來的。詩聖泰戈爾先生。也在北京大做其六十歲壽。難道北京城裏。布滿了做壽的空氣。一吸了這空氣。也傳染了做壽病麼。但是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都不算奇。一百歲才算奇。最近南通出了一個百歲老人。張四先生替他大做其壽。這段佳話。傳播遠邇。却不知這份紅雜誌。如今已活到九十多歲。一百歲就在眼前。屆時怎能不大做而特做呢。我便預先送這篇壽序。恭祝一番。

且夫做壽非難也。而做百歲壽之為難。古今中外。做壽

預祝紅雜誌一百歲壽序

二

者不計其數矣。而做百歲壽者有幾人哉。然做百歲之非難也。而百歲常紅之爲難。紅者紅顏也。紅顏惟少年時有之。一入中年。卽漸漸減。却其朱顏。一至老年。則變爲蒼顏白髮矣。除却請醫生種羊腺返老還童。而外。未聞有老年而紅顏者也。而況於老至一百歲乎。今紅雜誌則不然。其始生也。呱呱墮地。卽是紅顏。可愛其時。老輩輒呼爲紅兒。繼而紅兒少年矣。壯年矣。老年矣。紅顏未改也。今將百歲矣。紅顏猶未改也。則其體之健身之康。精神之旺。更不待言矣。或曰。吾疑紅雜誌是種過羊腺者。余曰。不然。蓋種羊腺者。爲返老還童。猶必先老而後返爲童也。若紅雜誌。則由一歲至百歲。始終未曾老也。若當年之禮拜六。活至百歲。忽然死去。死去之後。忽然復活。是謂之種羊腺可也。若紅雜誌。則始終未曾老也。安得謂之爲種羊腺哉。或又曰。紅雜誌以一週爲一歲。無怪其壽之長。雖曰百歲。實不過二週年耳。余曰。不然。夫曆法之不同。世之恆情也。譬如陰歷大月以三十日爲一月。而陽歷大月以三十一日爲一月。其將謂用陽歷者。



許其做壽而用陰歷者不許其做壽乎且今之做壽者又多從陰歷也或又曰君何以知其百歲而紅顏乎曰非我之謠言也試看其封面紅之彩色豈非極濃厚乎且非每期皆然乎此吾所以知其老而紅顏也君如不信可一瞻其顏色焉或曰紅雜誌之老而紅顏果何故哉豈其講衛生耶抑其得於先天者獨厚耶或嘗服長生不老之仙丹耶君與紅雜誌相交既深君當知之曷爲余一言以開余心之茅塞乎余曰唯唯余雖與有交情然其老而紅顏之故則不得而知之以鄙意妄測或者獨鶴與濟公之關係耶夫鶴爲長壽之徵而濟公神通廣大又何不能使紅雜誌之長壽哉或人唯唯而退余遂書其言以爲之序預爲紅雜誌祝焉





▲蛇

# 新笑林

開北徐公

一人將銀子埋在地下。說道。若是他人來掘你。必須變一條蛇。我來掘時。你纔變成銀子。後來此事被人家曉得了。偷去了銀子。將一條蛇埋在地下。有一天。此人掘出來。看見是一條蛇。便叫道。是我啊。你怎麼不認得我了。

## ▲診金不要

病人問醫生道。先生。你看這病。要緊不要緊。醫生道。不用擔心。實在我還是第一次瞧視這種病。所以爲着經驗起見。打算開刀咧。病人道。你既沒有經驗。便要開刀。萬一……醫生笑道。萬一我有什麼錯誤。你的診金。我不要便了。



## 老僕之一席話

陸·律·西·

孫祿在徐府上擔任司閹的事。已是五十幾年了。他還是二十歲上來的。現在已是七十多歲。所有徐府上幾次由盛而衰。由衰復盛。都是他親眼看見的。而且他專管的是來賓掛號的事。這五十多年的號簿。堆積如山。他都像案卷似的保存著。一本都不肯拋棄。由此對於主人這些親友。那個善於趨炎附勢。那個始終如一。主人自己倒還有些模糊。他却記得很清楚。又有那號簿爲憑。一些也賴不掉的。

老僕之一席話

孫祿爲人誠實謹慎。輕易不多開口。凡不關自己的事。人家問起來。他總推說不曉得。除了歡喜喝兩杯燒酒。沒有別的嗜好。人家看見他說話多了。就曉得他有了醉意。却從來沒有鬧過禍。本街上有一家雜貨店。裏面管帳的名叫張老三。乃是他的唯一的酒友。這天閒著沒事。張老三又踱了過來。兩人見面。談了不到三句話。又發起酒興來。便同到一家小酒店裏去喝酒。三杯過後。老三問起徐府的事來。孫祿纔開

了話匣子。把手裏的酒杯向案上一放。很鄭重的道。我這老主人單名一個楷字。我到他家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秀才。後來我跟著他到省裏去鄉試。中了舉人。又跟他到京裏去會試。中了進士。分發在禮部當差。二十幾年的工夫。裏裏外外都是我一個人。真是苦極了。好容易盼着他放了四川重慶府知府。上上下下都很歡喜。總當是可以多弄兩個錢了。豈知他老人家還是書獃子的脾氣。除了俸銀之外。一個分外的錢都不敢要。幸而這個缺分很好。照例的進款。每年總有兩萬多的進帳。親友們聽見他得了這個肥缺。無論遠近都趕來謀事告幫。今天這個說少了。盤纏。明天那裏說缺了旅費。你借一百。我借八十。老

主人又心慈面軟。沒有不答應的。這風聲傳了出去。家鄉來的人越發多了。除了舉薦出去。和那派有事體之外。平常閑住在衙門裏吃飯的。總有兩三桌人。老主人却毫不在意。照這樣子熱鬧了幾年。這年老太夫人死在任上。老主人告了丁憂。扶著靈柩回來。這班親友們曉得將來滿了服還有指望。都辭了原有的事。跟著回來。老主人看見原有的房子不夠用。再加多年沒有修理。東坍西倒。實在不成樣子。好在這幾年的官囊。還剩下兩萬多銀子。便買了些地皮。翻造起來。就是現在這所住宅了。落成這天。親友們都來道喜。個個都送了很豐盛的禮物。我也忙了幾。天。便打開禮簿。一宗宗的給他們記起來。這是奉了

老主人的吩咐。爲的是將來好回答他們。內中却有兩個人叫我注意的。一個是吳鴻年。一個是梁震琪。都是太太面上的遠房親戚。從前一直沒有來往過。後來在四川任上。倒幾千里外去趕着認親。剛到的時候。身上穿得很是襤褸。每人背着一捲小鋪蓋。拿着一把雨傘。拖泥帶水。險些被衙門口的衛隊趕了出去。幸虧遇見我。纔把他們帶了進來。這幾年工夫。竟像換了一個人。這回竟送到幾十元的重禮。依着老主人本來不收的。還是太太說着。他們既然費了一番心。如果退了回去。不是叫他們下不去麼。將來再補報他們就是了。其餘那些親友。也各人有各人盡心的地方。只有一位姓方的。名叫煥澤。乃是主人

### 老僕之一席話

的外甥。却只送了一份糕燭。面子上比較起來。不是很難看麼。老主人却全不在意。覺得這纔是寒士的本分。又因爲他們家景艱難。靠着每月進來的薪水。養家活口。如何閑得起呢。便託人設法。各人都在本地薦了事體。叫他們先就着。將來再想法子。方煥澤是很正派的。從此非有事不來上門。那姓吳姓梁的。却時常跑來。曉得老主人。生性古板。巴結不上。便去趨奉太太。從此張着老主人有事出去。便跑到上房去見太太。太太在外面住得年份多了。家鄉吃用的東西。那一家好。那一家價錢公道。有些不大清楚。吳鴻年和梁震琪。便借着買辦爲名。天天跑來獻勤討好。兩個人又你爭我奪。甯可自己貼出錢來。去討太

太的歡喜。梁震琪便是拍馬屁的好手。連少爺小姐們都被他勾搭熟了。天天在一起說笑。兩天不來。就要叫人去找他。太太跟前共是三位少爺。兩位小姐。最大的少爺今年纔十四歲。向來老主人管教得嚴。不許到街上去走動。梁震琪却想出方法來。今天請他們去看戲。明天邀他們去逛遊戲場。無論去得去不得的地方。都引誘著他們去跑。只要老主人不見。連鴉片烟和淫書唱本都拿到家裏來。因此提起來沒有不說他好的。提起方煥澤來。不是說他架子大看不起人。就是說他不懂人情世故。有一回太太發了吐血的毛病。中西醫生都請遍了。不見效驗。吳梁兩個人臉上做出很憂急的樣子。這個說是要吃

活小孩的腦子。那個說是要借壯年人的血。兩個人穿梭似的在牀面前伺候著。表面上看起來。比親生兒子還要孝順。有一天梁震琪送了一碗湯來。說是自己割下手臂肉來煎的。太太說他心好。感激得哭了一場。後來這病忽好忽發。總沒有斷根。倒是鴉片烟吸上癮了。震琪本來是吃烟的。買土煎膏都是他包辦。天天晚上還要跑來裝烟。不知被他騙了多少錢去。他心裏還不知足。這天趁著太太高興。便來訴苦。說是自己家累最重。所得的薪水實在不夠用。太太道。你們不是一樣的。五十塊錢一月。麼。震琪道。只有方煥澤家裏人口最少。又是住在鄉下。開銷省些。每月多下錢來。還要去狂嫖濫賭。太太信以為真。又

想着他的好處還沒有報答，便去對主人說。叫姓方的每月在薪水裏提出二十塊錢來，貼補姓梁的。主人本來事忙，那裏在這些地方用心。第二天便叫了方煥澤來，關照他照辦。方煥澤不好說什麼，只有自己刻苦些罷了。

張老三道：這種人只知有己沒有別人。本來最可恨的。現在正是惡人當道，怎怪天下要亂呢。孫祿道：你先不要罵著。這不過是個起頭，以後比這個還要可恨的多咧。吃了一口酒，又接著道：轉眼三年服滿，老主人照例起復。晉京引見，等了有大半年的工夫，纔放了甘肅肅州府知府。這缺比從前壞得多了。再加上路遠不容易走，但是裏外打點，錢已用去不少。不

### 老僕之一席話

能說是不去啊。老主人就從京裏領憑到任。本想暫時不接家眷的。被這班親友們得着信息，都想借着護送家眷的名目，叫主人替他們開銷路費。自己可以不拿出錢來，便竭力的在太太面前攬掇。太太被他們說動了，又是吳梁兩個人打頭，一窩蜂似的都跟了來。好容易奔波幾千里到了衙門裏，纔安排妥當。住得不到三個月，不料老主人得了傷寒病，竟去世了。大家真彷彿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太太哭得幾回暈了過去。別樣且不要提起。最苦的是赤手空拳，幾乎不能棺殮。從前所有的一些積蓄，這三年閒住，早已搜羅淨。這回爲着打點功名，和家眷的路費，都是出了重利錢，向人家借了幾千銀子。滿打算將來

到了任按月籌還。現在弄得一場空。怎麼不焦急呢。幸虧省裏有幾位同年同鄉出來幫忙。湊了千把銀子。纔把後事辦完。剩了些作爲盤桓回籍的路費。這班親友看見沒了指望。早一閃而散。另找門路去了。只有方煥澤自己曉得不善鑽營。又有吳梁兩個像老虎撲食似的。搶在前頭。就有好事也輪不到自己身上。只要他們不來括削。已經是萬幸了。所以沒有趕來。那吳梁兩個是貪心不足的。指望這邊弄到好事。原有的事仍舊可以兼著。拏兩份薪水。所以只請了一個月的假。並沒有辭職。現在看見徐府到了水窮山盡的地步。沒有油水好搭了。早已一溜煙跑了回去。當下我見了實在心裏氣不過。恰好我們夥伴

裏。也有幾個要散的。我便借此向他們發話道。我們平日靠着主人吃飯。受他們的恩典不少。享福的時候。跟在裏面湊熱鬧。到了人家有起事來。就不管不顧。那裏還有人心呢。照這樣的存心。只怕下一世還要作奴才哩。後來那些新來的都散了。只剩了我和厨子周升。伺候著太太少爺們。把靈柩搬了回來。自問比那班官親還有良心呢。說着拏起酒來。又乾了一杯。

張老三道。這班不知羞恥的人。能夠斷了這條路。不來上門也是好事啊。孫祿道。他們如果曉得要臉。狗也不吃屎了。以後笑話還多著哩。我們回到家鄉這天。主人的靈柩停在碼頭上。本地官紳連一個來祭



奠的也沒有。這倒不去怪他們。最可恨的是吳梁兩個。假做不曉得。連一串紙錠也沒有送。倒是方煥澤送了一桌祭菜。又親自來哭了一場。見了太太也還是從前的樣子。問了許多關切的話。太太見吳梁兩人。不來。還當是自己無心得罪了他們。兩次差人去請。他們不是推托生病。就是說自己事忙。從此我這本號簿上。便沒有他兩個的名字。這時候徐府上。下下還有十幾口人吃飯。開銷既省不下來。又沒處去借貸。太太急了。只有把這所住宅變賣。豈知越是要脫手。越沒人肯出價錢。好不容易有了買主。講定一萬五千塊錢。照買價已經損失不少。只好明認吃虧。不料寫契紙的時候。那邊忽然又變了卦。說是房子

### 老僕之一席話

的材料太舊了。硬要減去三千塊錢。你越去催他。他越是延宕著。這邊等着用錢。只好依他。太太氣得哭了一場。另外找了一所小房子。搬了出來。後來仔細一打聽。纔曉得這買主正是梁震琪的東家。他爲着要去討好。把這邊的情形和盤托了出來。說是儘管攔他一攔。沒有不成功的。樂得省下三千元啊。孫祿說時。氣憤憤的。用手向案上一拍。杯子裏的酒都洒了出來。你看人心刁險。不是很可怕麼。

張老三道。這人恩將仇報。真是連豬狗都不如了。孫祿又接著道。太太得着這注錢。要緊培植幾位少爺讀書上進。送他們進了學堂。家裏開銷十分省儉。但是俗語說的。坐吃山空。不到五六年工夫。早用完了。

大少爺雖說有些才學。一時還找不著事。這天幾乎連飯都燒不出來。實在窘極了。太太想着只有到親友家去暫借。當日受過我們好處最多的。只有吳梁兩個。他們到了爲難的時候。常時來挪借。我們總是一口答應。而且從來沒有要他還過。現在事急了。便打發大少爺去和他們商量。不料一連跑了三趟。梁震琪都躲著不見。直到第四趟纔見著。震琪訴了一番苦。聽他那口氣。倒像怪著老主人當初不應該給他薦這種事。現在倒弄得不死不活。連自己還顧不住。那裏還能照顧別人。說了半天。一文也不肯拿出來。大少爺向來沒有和人家開過口的。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那裏還有話說。只好走了出來。又到了吳

家。看見馬車停在門外。問起來原來鴻年正要帶著老婆兒女出去看戲。便一直走了進去。正遇着鴻年穿着很華麗的衣服出來上車。看見大少爺倒像預備好的。也不等開口。伸手向袋裏摸出四角小洋遞了過來。大少爺那裏受過這種侮辱。把那四角小洋擲還了他。車夫早加了一鞭。馬蹄得得的去了。大少爺回到家裏。把這情形說了。還要到別處去想法子。太太忙攔住道。近來人情澆薄。求人告幫本不容易。這吳梁兩家都是當日你父親給他們薦的事。現在仍舊吃着這碗飯。尙且一些情面沒有。別人也就可想了。適纔你去後。倒是你方煥澤表兄送了十塊錢五擔米來。出我意料之外。我已經收下。眼前可以將

就過去。求人不如求己。大家省儉些就是了。天無絕人之路。但望你早些有個事。就可以接續下去。將來倘若有一天得意。能夠幫助人。也是好事。萬不可以因為你父親一生慷慨濟人。得著這樣結果。就要改變宗旨。總而言之。甯可人家負我。我們不要去負人。我和曹操的意思却是相反的。大少爺聽了唯唯答應。從此早晚刻苦用功。不久就考取了郵務員。一家的伙食有了著落。又要供給弟妹們的學費。後來兩個小少爺都在商界上有了事。每月各人都有二三百元的進款。太太是享福慣了的人。自從經過這回苦處。性格也改變了。當那為難時候。上頓不接下頓。臉上從來不現出憂愁的顏色。只要少爺們肯用功。

### 老僕之一席話

總是歡天喜地。近來家裏寬裕了。他一個錢也不肯亂用。仍舊守着勤儉兩個字。所以不上十年工夫。三位都娶了親。兩位小姐也出了閣。人口多了。房子不夠住。又把老主人置的那所房子。用原價贖了回來。眼前又是極盛的時候。我那本號簿又要忙了。張老三道。那吳梁兩個人可有臉再來麼。孫祿道。這種人曉得什麼廉恥。還用等到現在麼。自從他們不和這邊走動。他們的東家本是看着老主人的面子。後來曉得他既不認親戚。人家還顧什麼情面。所以都辭歇了出來。他們纔懊悔了。又聽說大少爺有了事。兩個人又趨奉起來。太太和少爺見了面。仍舊十分客氣。他們第一次走進來。開口就託薦事。大少爺說這

### 老僕之一席話

種人的行爲。本來不值一笑。但是照他們這詭詐行爲。倘若弄出笑話來。我如何擔當得起呢。後來還是太太勸著。說是他們再不好些。彼此總是親戚。果然他們流落了。我們面子也不好看啊。講到前回事。全虧有他那一激。你纔肯刻苦用功。把倚賴的性質打消。得有今天的享受。論起他們的功勞來。你也應該報答呀。說得大家都笑了。後來兩個人都有了事。無奈吳鴻年不久就死了。梁震琪得了一場重病。兩隻眼睛都瞎了。兩家的家小。仍舊靠著徐府上按月貼補幾塊錢。纔不至於凍餓啊。

說著壁上的鐘噹噹的敲了四點。孫祿道。我們的酒也夠了。少主人就要回來。我要回去照應。我們改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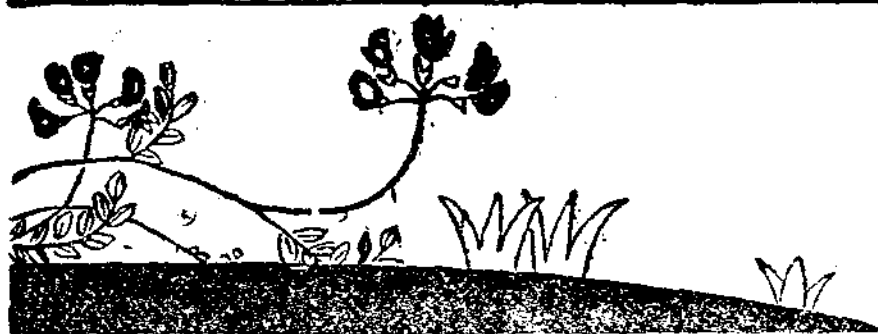
再會罷。

一〇

## 備餘隨錄

心黎

閱本雜誌九十二期古今名人小軼事。有蔣心餘太史喜挖腳丫一則。心竊異之。僕與太史諸孫交甚善。並稔知其家事。從未聞太史有此惡癖者。太史在日。頗崇禮節。見客不着襪。亦爲必無之事。此殆作者傳聞失實。特誌數語。免滋讀者誤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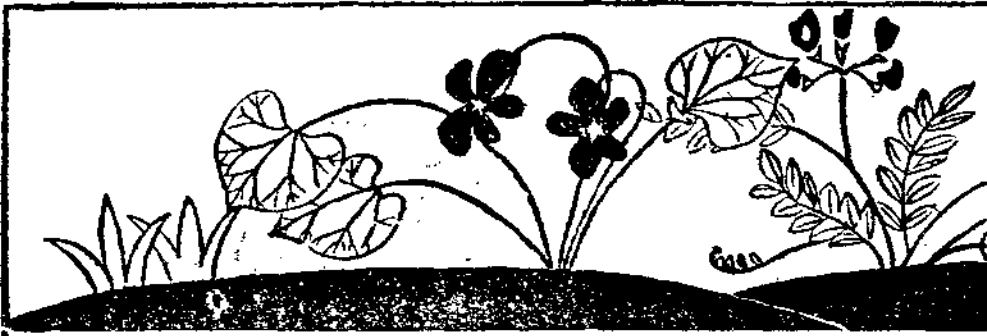


## 張勳軼事

慕羣

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事敗。蟄居京師。論者非之。然張氏固一世之雄。其異聞軼事。正自不少。爰就見聞所及。拉雜記之。

復辟之役。予友劉君適在京。目擊辯帥赤背立槍林彈雨中。指揮督戰。時定武軍以衆寡懸殊。漸已不支。某某兩公使亟使人招之曰。可暫退。張聞言。大呼不可。且曰。此次復辟。非出皇上聖意。實張某爲之。今苟退。何以處皇上。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有敢以暫退爲言者。吾必以衛生丸餉之。且言且舉。二手鎗以左右其身。是時定武軍已紛紛敗退。流彈如雨。掠面而過。張偶一回顧。遽爲二西人



挾之而走。張憤而力掙不得脫。大呼諸君誤我。諸君誤我不置。遂爲二西人挾登汽車。入荷蘭使館而去。

劉君又言是役未與之前。張已知反對之暗潮已將發表。疾電張文生。命其運蘭花二十四盆。火速來京。蓋定武軍之軍裝爲藍色。張意欲運其軍二十四營進京。以供指揮。恐明言之爲電報局扣留。故以諧音出之。亦云智矣。孰意張文生不解其意。竟以蘭花二十四盆應之。于是定武軍遂以衆寡懸殊而敗。故張于軍勢不支時。頓足切齒。怒罵張文生糊塗不止云。

又張督皖時。元旦日在營中作牌九之戲。無論將校兵弁。皆得入局。以示平等。張若獲得數十元後。便出局謂衆人曰。吾非欲得爾輩金。聊以爲今年順遂之兆爾。然是日之酬賭。遂無所禁。

# 環境的逼迫

張·夢·飛·

有。一。天。早。晨。蕭。漢。民。問。他。的。僕。人。  
談。伯。琴。道。伯。琴。你。將。這。隻。秀。眼。籠。  
裏。的。一。對。龍。缸。放。到。那。裏。去。了。快。  
快。替。我。拿。出。來。因。爲。我。今。天。要。用。  
這。隻。籠。子。啊。伯。琴。聽。着。使。呆。望。着。  
那。隻。秀。眼。籠。一。時。像。面。上。露。出。有。  
很。驚。慌。的。色。彩。但。是。停。了。一。回。他。

環境的逼迫

便。鎮。靜。着。仍。舊。回。復。了。他。的。原。狀。  
口。裏。便。慢。慢。的。回。答。道。這。對。龍。缸。  
我。放。在。什。麼。地。方。我。現。在。一。時。倒。  
記。不。起。來。要。末。待。我。停。歇。來。尋。給。  
你。說。罷。便。很。匆。忙。的。往。門。外。走。了。  
漢。民。那。時。看。他。的。神。情。肚。裏。便。着。  
實。的。起。了。疑。心。怎。麼。他。這。時。不。尋。

出。來。一。定。要。停。歇。呢。難。道。他。將。這。  
對。缸。偷。出。去。賣。給。別。人。所。以。拿。不。  
出。來。嗎。還。是。真。的。一。時。記。不。起。來。  
嗎。不。過。他。是。一。個。很。誠。實。的。僕。人。  
不。能。夠。就。拿。這。種。疑。心。去。追。問。他。  
還。是。等。他。停。歇。尋。出。來。罷。所。以。漢。  
民。便。不。去。叫。他。回。來。讓。他。自。出。門。

一

## 環境的逼迫

去。

漢民以爲伯琴一定可以停歇交出這一對龍缸所以老等着伯琴回來尋找那知漢民等到中飯時候伯琴却沒有回來直等到吃晚飯時候那伯琴還是影多不見到這時候漢民明知事體不妙一定吃準伯琴將這對缸拆了爛污咧伯琴本是一個很有面子的商人後來因爲染了阿芙蓉的惡癖所以生意便停歇下來當時他無依無靠因就投奔到蕭漢民的父親

那裏因爲漢民的父親和伯琴向來也有一面之交啊所說漢民的父親平常也很歡喜吞雲吐霧癡頭着實的大差不多一天要吸一兩以外的大土煙現在伯琴來投奔他落得叫他替自己裝裝煙就是一天給幾筒煙他吸吸也不算什麼事並且知道伯琴一手好寫好算叫他管管出入帳目也譬如用了一個帳房先生這樁事一舉兩得所以便收留在家裏講到伯琴年紀雖則有三十多歲然而還

沒有娶過老婆這樣幸得無家室之累現下有煙吸有飯吃着自然很是安貼並不再想什麼如此的糊裏糊塗依在漢民的父親那裏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竟有十年多哩伯琴如此的長時間依靠在蕭家算是半友半僕差不多蕭家一切出入的帳目以及往來信札全要叫他辦理一些不當他是外人了這也因爲伯琴雖則有煙霞癖但是爲人很是誠實憑你銀洋金飾



他終不見財起意。這樣幾年以來。可稱得並不會做過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有時候偶然失去一件什麼東西。終也不疑惑到他身上。這可見伯琴的誠實是很可給蕭家所信用的了。

伯琴在蕭家漢民的父親並不會當他僕人看待。雖則每月給他工錢。每天給他煙吸。但是還和他像朋友一般。不論漢民的父親出去吃茶。吃酒。終儘和他同出同進。就是漢民有時上館子去吃點心也。

一定叫他陪去。你想這豈不是一個明証嗎。

漢民的父親平常很是喜歡養鳥。百靈啊。黃頭啊。秀眼啊。無所不養。但是養鳥一樁事。一定也要有人收拾。方始見得乾淨。否則鳥屎滿籠。骯髒的怪難看。有什麼趣味呢。於是伯琴閑下來。沒有事做。便幫着漢民的父親去養鳥。所以伯琴又多了一件事。做到後來。竟算日常的生活咧。

一定要到茶館裏去。二次。二次。二次。的茶錢。自然由漢民的父親代他出着。再不要伯琴摸出一個大錢來。所以伯琴真是再逍遙沒有了。但是福氣是享得盡的那一年。漢民的父親忽然得了一個絕病。服藥無效。竟赴那修文之召。那麼伯琴也彷彿失去了他的生命。因為別樣不要說。便是這鴉片煙一層問題。終也萬難靠得住咧。

漢民自從他父親死了以後。伯琴還是留在家裏。但是鴉片煙終也。

### 環境的逼迫

不給他吃。不過每天給他二百錢。零用算。已經是念他老友之情。豈知伯琴每天拿這區區二百錢。那裏夠他過癮。於是他便那天偷了一對鳥缸去變賣了錢。就是漢民現在要查問的這一對鳥缸。這對鳥缸是裝在秀眼籠裏的花頭。是白地藍花的雲龍的。確是康熙。竊漢民的父親。因為考究養鳥。不惜金錢。是化了一百塊洋錢。買下來的。當初有一個朋友曾經情願拿二斤大土。要和漢民的父親

掉換這對缸。漢民的父親還是不肯。這也許是養鳥的人要裝闊綽。所以不惜重價去買這種古董罷。漢民的父親有這對雲龍缸。差不多養鳥的人大概都知道的。但是這對缸並不是時常用出去用的。時候一定要在鬥鳥的時候纔拿出去。顯煥顯煥。以供人家的贊賞。所以裝這對缸的籠子也特別講究。原來籠子是紅木做成。請有名的作手。顧子明做的。咧。這隻籠子誰也知道是貴重東西。

### 四

自然漢民的父親在生的時候。寶貝得什麼似的。就是漢民雖不喜歡養鳥。也未嘗不當他是一件傳家之寶。實在所貴者不外乎一對龍缸上面呢。今天偶然去查檢。那知這對缸已經不翼而飛。所以便追問伯琴放在什麼地方。因為平常日子這養鳥的事。漢民一切都。不管這責任完全交託伯琴的。但是伯琴那裏交得出這對缸來。祇得推說要去尋找。起初漢民還是相信。豈知等他到二天。還不見伯

琴的蹤影那麼決定伯琴是偷了去賣給人家所以交代不出沒有面孔回來咧

漢民自從伯琴出走以後終不知道這對缸是誰買去的所以曾經去打探一般養鳥朋友可知道這對缸的所在若是誰買去可否照價還加上幾塊錢贖回轉來但是打探了幾個人他們都是搖着頭說沒有知道漢民打探不出便祇得先行要去尋他的人好叫他說出來賣給誰可好想法子去贖回

### 環境的逼迫

來豈知尋來尋去終也尋不到他便是上海他一向住慣的幾家客棧裏也去尋訪過還是往返徒勞等到後來實在尋得心灰意懶也只索罷了

十幾天以後那天差不多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忽的有一個地保跑到漢民的家裏來問漢民說什麼談伯琴已經死在南市梢的河裏可要報官相驗還是怎樣漢民聽着這消息真是氣得發昏章第十一暗想這對龍缸從此再也不

能珠還合浦而談伯琴的一生誠實也從此破壞了

伯琴有二個姪兒現在大的一個也已經在一家洋貨店裏做管帳先生了此次伯琴做出這偷盜的事已經老早知道因為自從伯琴遠避以後漢民曾經也去問過他可知知道你叔父的行蹤並且還告訴他過這樁事現在地保來問漢民自然再也不願去替他收屍便差着一個女傭領地保到他姪子那裏去他的姪子得到了這信息

環境的逼迫

明知爲着一對烏釘賣掉了。交不出來。便無面見東家去投水而死。當時算由他姪子去收殮了。漢民自從談伯琴死了以後。這一對龍釘幾次去打探尋找。到如今。

三年還是沒看見過。到底不知道他賣給誰的。賣了什麼價錢。總之他一定賣不到一百塊錢。因爲他偷來的東西人家一定不見得出足他的。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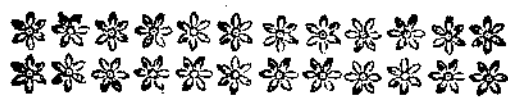
伯琴十年多在蕭家做僕人。一生誠實到底。爲了鴉片煙不能過癮的問題。便出此下策。這也許是環境的逼迫罷。咳。環境實在可以改造人們的本性。

梨花談片

吳夏伯



某鄉人出外。其子略識之無。囑有事寫信通知。適其主人來收錢糧。其母與之結算不清。因令其子趕急寫信。促其父早回。子即成書一通。曰：字告父親大人。家中賤娘無人弄。（蓋賤娘爲錢糧之誤。）自弄弄不來。（蓋自算算不來也。）請人弄不肯弄。（請人算不肯算也。）請父親快回家自弄。（自算）旁人見之。大笑大已。



# 兩封不近情理的信

梁·柏·纘·

## 借款

某某先生。

昨天某君來說。大馬路有一所洋樓。因為房主需款急用。情願賤價出售。我去看過。很是合意。取價不過十萬元耳。叵奈弟所有之款。都放在銀行生息。實不欲動他。致礙財源。故特函懇閣下。暫挪一下。俟將房租收足此數時。當即如數奉還。決不拖延少欠。好在該樓每月也有千元租項收入。計還款之期。亦不過八九年耳。我們好朋友。諒你也不好意思却我。倘或尊款不便。請將尊府向押款公司抵押。如找不着押主。內人也有些體己積蓄。向伊抵押。也無不可。最好能夠出得高些利錢。伊一定很是歡迎。不過利息一層須要閣下負責。因為尊府押款是一事。借款給弟又另一事也。

某某啓

### 唁喪父

昨得 令尊仙遊噩耗。不禁喜極而泣。喜者何。蓋弟前所借 令尊之款。向無單據。從此便可以不用還也。所以泣者。不過弟素蒙 令尊賙給。他既死了。以後便是斷了一條錢路。而 閣下又是素號財謎。決不能繼承父志。故悲從中來耳。昨夜去電影院看賈波林笑片。弟竟笑出眼水。故趁着這個機會。算是哀悼 令尊。以盡友誼之情。像我這樣多情朋友。恐怕找遍寰球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倘 閣下也能夠像 令尊這麼慷慨。不時將伯助予。他日 閣下逝世時。我一定比哭 令尊還要來得加料。或清明掃墓時。碰巧經過 閣下墳前。自當順手一拜。決不食言。如不相信。請留斯函。日後自可向我質問。閣下現在遺產已經到手。正是寫意之時。那些節哀順變的話頭。自可省却多寫一筆也。



## 黑衣孃

達·  
哉·

程蕙芬在縣立女子高等學校畢業了。就在這暑假中考進了省立女子師範。暑漸消涼，風乍起，正是學年開始的當兒。蕙芬收拾收拾書籍衣服，就獨自一人帶着行李，乘着火車去上學。蕙芬這時年纔十四。雖然聰明伶俐，却是第一次出門，總不免有些怏怏。皇皇祇苦得親族稀少，又合不着甚麼伴兒，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別了母親弟弟，逕自一個兒買票乘車去了。

到了地頭，蕙芬僱着挑夫，押着行李，逕至師範學校。他進了校門，祇爲還是第一次，一切情形都不熟悉。所以就走到庶務室裏，連行李也挑進了庶務室。他見了庶務員，報了名，繳了膳宿費。那庶務員正是托一張一張鈔票細數的時候。門外又來了一個黑衣女子，蕙芬一眼看了那人，大約有二十三、四歲，容貌端莊，舉止靜穆，就祇一件，却很透着特別。大概在這熱天，人家都穿的淺色衣服，這女子却渾身是黑，上身穿的黑

洋紗衫下身束的黑洋紗裙便連襪和鞋子也都是黑的。蕙芬打量了他一下，他也看了蕙芬一眼，便掏出一包銀幣來遞給庶務員。原來也是付膳宿費的。這時庶務員已寫好收條付給蕙芬，并翻了定好的宿舍號數冊子告訴蕙芬。一面接這黑衣女子的錢，一面笑道：「很好，你同房間的人來了，這是新來的學生程蕙芬，年紀太輕，得你同房間你正好照應他一點。」又向蕙芬道：「這是李蘊真女士，他比你高一年級，却和你同一個宿舍。你初來有不懂的地方，都請教他罷。」當下蕙芬向蘊真行了個鞠躬禮，叫了他一聲：「蘊真姊。」那蘊真也還了一禮，候那庶務員寫好收條，就同着蕙芬走了。

蘊真幫蕙芬打發了挑夫，喊了一個茶房把行李搬到宿舍裏去。蕙芬看那宿舍時，却是一排宿舍的盡頭一間，缺着一只角，別的宿舍裏多排着三四個舖位，祇這一間却排了兩個舖。各宿舍間空空如也，都還不曾來哩。他跟了蘊真進了房中，見蘊真的行李都堆在地上，沒有弄好。當下就各自收拾各自的東西，掛好了帳子，攤好了席。蕙芬已忙出一身汗來，坐在牀上，拿着一柄扇子，用力的搧着。蘊真時舖好了牀，又在箱子中取出許多書籍文具來，他一眼看去，嘆奇了。蘊真箱中的衣服除了襯裏短衫褲子外，竟沒有一件不是黑色。



從此之後學生一天天來的多了一禮拜之後就上課了蕙芬伶俐活潑學校中的情形漸漸熟悉又姓張姓王的認識了許多同學和那性情相投的有說有笑相處得非常要好幾個人說你那間宿舍太冷僻了何不要求舍監調一個舖位就可以熱鬧些那一間除得李蘊真外誰都不願住大概你是新學生所以舍監硬把你派在這間中去了蕙芬心裏很以爲然可是膽小而且蘊真對他情誼很是懇切便也沒有實行要求

蘊真爲人很和氣看待蕙芬真和親妹妹一般就是性情孤僻從來沒有笑容也很少說話同學們都趕着他叫黑衣孃他也答應蕙芬對於蘊真非常敬愛就祇覺得似乎有些奇怪就訪問他人纔知道蘊真的身世可憐蘊真已是孀婦了他丈夫本來多才多藝一個出色的青年不料和蘊真結婚未滿一年染了猩紅熱病就鏡破釵分撒手長遊了蘊真的家况雖不甚貧也不甚好蘊真丈夫自知不起就遺囑教蘊真入師範學校讀書求一點自立的本領蘊真小時是跟着父親讀書的國文很好其餘科學却完全門外來這裏已經第二年了年輕女子總愛熱鬧祇蘊真却絕不和同學們說笑一下課就鑽向房間中看書進了學校一年多了從來沒見他穿過非黑色的衣服春夏秋冬總是渾身是黑所以就給他起了個別號喚做黑衣

孃同學們對他都沒有甚麼好感情。却也絕沒有惡感。別人和他說話他也對答一兩句。不然他是始終不和別人交接的。蕙芬兩個多月來與蘊真同處沒見過他的笑容。據同學們說就一年多也沒人見過他的笑容哩。

蕙芬年紀輕。天性好動。下課之後總在別的宿舍裏亂串。或到操場上遊戲。非到臨睡不回自己宿舍。實在的他回了宿舍未免太冷靜了。蘊真不喜歡多說話。你問他他纔回答。也不過這麼一二句就完了。蕙芬很敬愛他。就祇不能親近他。日子一多覺得蘊真另外有一種特別。他並不十二分用功。人家都說他在房中看書。這是錯的。他看書的時候很少。蕙芬有時到房間中拿東西。往往見他拿着一枝筆。儘自埋頭的寫。不知寫些什麼。天天寫。竟是寫不完的心裏詫異。却不敢去問。還有一件奇事。痰盂罐中時常發見紙灰。蕙芬曾有一次問起蘊真。就慘然不樂的說道。是我燒去了幾張廢紙。蕙芬就不能再問了。但是這紙灰却是天有的。

蕙芬睡覺不。老。成。着。了。點。涼。發。起。寒。熱。來。了。就。請。了。假。獨。自。睡。在。宿。舍。中。睡。了。幾。天。却。格。外。覺。得。蘊。真。的。特。別。了。蘊。真。下。了。課。祇。有。幾。分。鐘。的。休。息。也。得。忽。忽。忙。忙。的。跑。回。宿。舍。來。一。坐。好。便。抽。出。張。紙。來。儘。寫。寫。到。上。

課鈴響了。纔把紙藏在抽屜中等得下一課的休息。又來這樣繼續的寫。寫得一張紙滿滿的就劃着一根火柴就痰盂中燒掉了一張。燒掉第二張又寫起來。寫好又燒。這些情形蕙芬都暗暗的看在眼里。不由大納悶起來。

蕙芬的病好些了。他看了蘊真奇怪的舉動。簡直猜不出是什麼一回事。他好奇心甚。就立意要探這一幕秘密。這天上午蘊真又乘着休息的時間回房來寫了兩次。蕙芬等他上課去了。便立刻爬起來穿了衣服抽開了抽屜。看那寫的一張紙時。却是一封信的樣子。劈頭就是我夫愛鑒四字。倒把蕙芬駭了一跳。咦。人家不都說蘊真的丈夫死了麼。却怎地跑出這我夫愛鑒四個字來。再看下去。時上寫着。

我夫愛鑒。晨起苦寒。卽易薄棉衣。連日陰雨。開窗外望。雨仍瀟瀟不止。殊悶損人也。盥漱時視紫蘭香皂。已剩一薄片。我非我夫所購之物。不御牙粉。用罄已久。一星期後香皂又罄矣。嗟夫。我夫能再爲我購香皂來耶。

今日又有教育學原理及地理科。此二科殊覺乏味。微我夫命我安能業此無聊之師。範勉強上課。而心耳咸不之屬。重負我夫期望矣。雖然我夫愛我。在理宜挈取我靈。早歸天上。似此形單影隻。苦度光

陰。即。令。遵。我。夫。之。意。而。畢。業。而。自。立。寧。復。有。何。生。趣。我。初。不。希。此。惟。希。早。畢。微。軀。於。冥。冥。中。與。我。夫。相。處。耳。

一。課。已。畢。教。員。所。講。云。何。絕。未。之。聞。良。以。因。皂。有。感。惟。念。我。夫。心。無。二。用。遂。至。昏。然。得。家。中。書。誦。堂。上。及。兩。弟。一。妹。均。安。好。我。母。則。微。作。喘。疾。又。增。懸。懸。本。來。天。氣。不。佳。老。年。人。易。受。寒。也。

同。舍。之。薰。芬。妹。今。日。恙。已。稍。愈。明。日。可。望。霍。然。渠。活。潑。潑。地。靜。臥。數。日。焦。灼。甚。矣。即。我。亦。甚。盼。渠。速。痊。渠。痊。則。舍。寢。息。而。外。總。在。他。處。我。可。專。一。精。神。默。契。我。夫。頃。者。我。念。我。夫。至。於。飲。泣。不。覺。脫。口。而。呼。幸。

渠。熟。睡。未。嘗。省。及。否。則。傳。諸。衆。口。又。成。笑。柄。然。一。日。中。我。呼。我。夫。笑。止。數。十。百。遍。渠。在。則。我。僅。能。默。憶。雖。神。明。相。通。我。夫。未。嘗。不。知。顧。我。聲。弗。出。於。意。有。所。未。宣。終。悒。悒。也。

日。來。焚。此。信。稿。甚。感。不。便。在。我。原。屬。常。例。然。爲。薰。芬。見。之。不。將。驚。怪。萬。狀。以。我。爲。詫。異。耶。前。曾。因。紙。灰。致。詰。設。再。逼。問。我。將。何。辭。以。對。我。夫。愛。我。我。信。一。日。二。十。四。時。息。息。在。我。身。畔。我。以。我。之。胸。臆。藉。筆。墨。

而。宣。字。迹。既。顯。度。我。夫。罔。弗。見。之。初。不。必。焚。所。以。焚。者。循。俗。說。也。願。苟。爲。薰。芬。所。知。騰。播。全。校。我。將。置。身。何。地。是。以。燃。火。之。際。頗。覺。惴。惴。雖。伺。其。熟。寐。時。爲。之。而。防。其。萬。一。忽。醒。見。熊。熊。者。而。驚。呼。也。噫。我。又。

憶及一事須告我夫。但上課之鈴已鳴。請下課後再書之。

那封信到這裏完了。蕙芬看了一遍。纔明白了這秘密的原因。拿着信癡癡的。很有些根觸。却又覺得有些莫明其妙。立了一回。覺得身上寒冷。便依舊將信照樣放好在抽屜中。上牀睡了。

下課了。蘊真急匆匆的跑回宿舍。從抽屜中拿出信來。提筆再寫。寫了許多。大約是寫好了。便喚了幾聲。蕙芬。蕙芬其實正在那裏偷偷的看他。舉聽見蘊真聲喚。却假裝着睡熟。閉着口。並不答應。便見蘊真又劃着火柴。向痰盂中將寫好的信焚了。焚過之後。依然呆呆的立在痰盂旁邊。眼看着痰盂。蕙芬望過去。似乎兩眼眶裏亮晶晶的。含着兩眶清淚。

## 敬告

上期目錄中有「備餘隨錄」及「藝林芳訊」兩題。後以稿多未能加入。祇得用入本期。希讀者注意。

# 藝林芳訊

痕·

恥·

## 萌芽時代之紅玫瑰

凡是愛讀小說的人。無不喜聽小說界的新聞軼事。這乃是一種普通心理。在下最近探得一個極新鮮的消息。趕緊寫出來報告我許多有同好的讀者。諒來總是很歡迎的吧。

小說界中新近有幾位歡喜種花的朋友。合資造了一個小小的花園。園中僅種着一枝花。這花的名兒。就叫做**紅玫瑰**。據說這**紅玫瑰**的種子。很有些來歷。因為當年林處士隱居西湖孤山的時候。於種梅養鶴之外。又在放鶴亭畔。種下一叢玫瑰花。尋常的玫瑰花。大概經過數年或數十年。便要枯槁不再發華了。獨有林處士種的這叢玫瑰花。歷宋元明清以來。到於今仍是。非常華茂。而且開出來的花。比較尋常的玫瑰花。顏色格外鮮豔。香味格外濃烈。所以前次小說界中有位名字上有個**鶴**字的朋友。在放鶴亭畔見了此花。驚為仙品。遂在根旁掘了一枝嫩芽。帶回海上。種在園中。於今這枝花還可算在萌芽時代。將來怎樣培植。怎樣拆蓄。怎樣璀璨燦爛。待下期再一一報告。



古畫真跡

# 運甃廬隨筆

吳夏伯

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宮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花。死後遂多種素馨於塚上。故曰素馨斜。今素馨早已萎敗。只餘一坏黃土。供人憑弔而已。但其地之素馨。猶較他處香冽。方信孺詩云。千年豔骨掩塵沙。尙有餘香入野花。何以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卽詠此也。

左傳春風自下而昇。夏風橫行空中。秋風自上降下。冬風著土而行。故風箏宜放於春日。以春風自下而昇也。一交夏令。卽不能起。但廣東之放風箏。獨起於秋。不得其

運甃廬隨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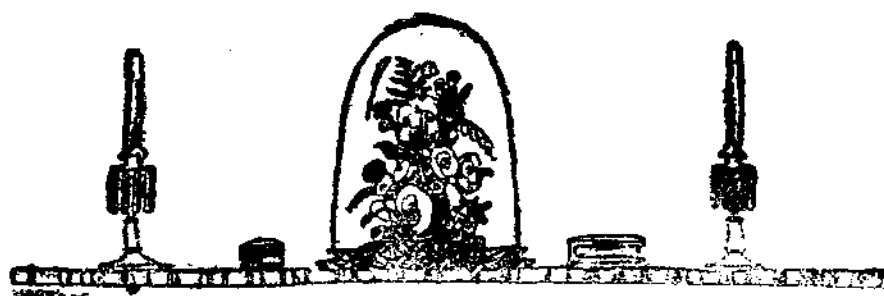


解。或謂廣東天時地氣。與他省異。九月間。每有東風。緊而有力。足以起物。若二三月之風。則微弱而橫行。轉不能上昇。殆或然歟。

燕窩爲食品中之貴重者。以白者爲佳。名官燕。黃者次之。紅者名血燕。此物生於海山壁上。說者謂燕飛過海。力竭而吐。積燕涎而成窩。其實燕所食海邊之虫。虫背有筋不化。復吐出而爲窩。土人取之。亦分時候。春取白。夏取黃。秋冬不可取。小兒啖之。開胃積。燕食之不化。小兒食之。反能化積。物理之奇。有至此者。

肇慶城東。有小岡。土人以其無蚊也。名之曰飛鼠岡。雖此岡數武。卽成雷聲。實不解何故。嘗攷山中有小樹。狀類薔薇。高尺餘。葉帶藍色。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發香如芝蘭。又名夜蘭。暑月多蚊。折此樹逐之。蚊卽驚散。又名驚蚊樹。豈此岡有驚蚊樹。故蚊畏而遠之耶。我輩三更燈火。伏案作書。至苦蚊擾。安得此夜蘭樹植之也。





## 營 門 七

生·玉·儷·

行俠仗義的章惟心。給趙營長鎗斃了。這一個消息傳佈開來。章家村的人民都大吃一驚。諸位你道這章惟心是何等樣人。爲了什麼事要給趙營長鎗斃。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章惟心是世居在章家村的。自幼就有行俠仗義的肝膽。羨慕朱家郭解的爲人。做出許多行俠仗義的事情。不過他父親在本村裏也很有勢力。所以他在本地方。雖然救濟了幾個窮人。挫折了幾個地痞。人家都曉得是章某的兒子。應該要讓他幾分。有意不同他計較。起初惟心以爲真拿俠客的本領換來的。後來知道人家是故意讓我幾分。於是他就羞不可遏。轉了念頭。要到別處去試一試身手。這時候他父親已經亡過了。他就告訴妻房。要到外面做生意去。他們家裏本來在某縣有合股商業做在那裏。惟心人既漂亮。手段又圓滑。在那裏做了沒有一年生意。全縣的有名人物。差不多全都認

識了。但是那個地方。縣宰非常嚴明。一點沒有不平的事發生。惟心所懷的希望。依舊不能達到。只不過多見了一縣的風俗。增長了若干的閱歷罷了。如是者一年。惟心住厭了。重復回到故鄉。只見鄉村如昨。風景依然。惟心到了家裏。看看自己的兒子。已經七歲。問母呼爹。大是可愛。第二天。出去訪訪親戚。路上見着了許黃衣兵士。問起村人。才知道是去年開過來的。一營步兵。說是冬防用的。不想過了年。却不肯走了。就在章家村紮住營盤。司令部就設在沿河的社廟裏。社廟却被他們改造的。真像軍營。惟心從司令部部門首經過。望了一望。也不在意。當天訪過親戚。回到家裏。心中想着父親養我。原爲的是守家業。傳

嗣續。如今我雖然已有兒子。不過靠着父親的福氣。所以二十四歲的人。居然有七歲的小孩。我要說不。好好在家。守守家業。恐怕坐吃山空。難免要有鬧飢荒的一日。因爲我本來不高興做生意。徒然爲學什麼俠義英雄。才出去走了一趟。其實我不去做生意。在家裏讀書。料理料理瑣務。不去胡鬧。就儘夠好了。惟心把家事一想。竟然安分守己。他的親戚。都很贊成。不過生性好動的人。一有不平的事出來。他便要橫身干與。原來這駐在章家村的一營兵。那營長姓趙名業奎。是個北方人。生性強蠻。不講公理。當時在戰爭期內。他還是個排長。就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有一次。爲人告發。幾乎以軍法從事。幸虧他膽量大。

不怕死。交鋒的時候。能夠勇往直前。不向後退。因此得了勝仗。戰事平靖。論起功來。却是趙業奎第一。所以不但不加罪。而且破格提陞。就做了營長。那年冬防。就把他派到章惟心住的縣裏來。巧巧又駐在章家村。這章家村原是大村莊。富戶也頗多。書香人家也不少。其中有一家姓沈名範我的。是他縣的客民。倒也是讀書士子。住了也有多年。範我的兒子小範。棄儒習商。常常往來川湘一帶。貿易頗覺得法。一年工夫。只有一兩個月住在家裏。從前和章惟心很是要好。有一年不知道爲了什麼閑事。互相鬧起來。結果還是小範勝利。章惟心就和他絕交。而且還有很深的仇。惟心在沒有出門的時候。還常說要乘機報

營 門 七

復。小範因爲得罪了惟心。更不常在家裏住。往往隔一年回來一次。回來了。過兩個月。又出走了。家裏惟留下老父老母。和青年的妻房。他妻房宗氏。是他同鄉人。容貌非常美麗。可稱章家村第一美婦人。雖然沒有進過學校。却在家裏念過幾年書。文理也很清通。自從嫁到沈家以後。丈夫時常出門。伊也並沒有出過怨言。而且連大門都不常出去。鎮日價跟着婆婆過活。天倫之樂。也還不錯。然而冤家相逢。萬萬躲避不開。這年沈小範出去。只有半個月。忽然又回來了。宗氏心裏。詫異的很。就跑出去迎接丈夫。問是什麼原故。偏偏沈家就在司令部隔壁。宗氏出去接丈夫的當兒。這位趙業奎趙營長。正在營門口散步。警

眼看見宗氏。不由得驚奇了半天。心想章家村裏。倒有這般美貌婦人。我不可不弄來陪我睡覺。只是清平世界。不可以動強硬搶。這便如何處置。想了一刻。暗道。有了。我何不找甄懷崇來設法呢。當下回到司令部裏。在自己房裏坐下。便差人去請甄書記。等懷崇來了。業奎便將這話告訴他聽。懷崇道。這種小事。營長又何必操心。包在我身上。不到一星期。便使那婦人陪營長睡覺。但是營長等到事成了。是要重謝我的呢。業奎道。那可不用說了。終會謝你的。放心罷。甄懷崇領命出來。便到外面去一打聽。知道沈小範是做外路生意的。往年是一出門。便有一二年就攔。獨有今年。出去才半個月。又回來了。懷崇探聽明

白。肚裏已有主意。他們營中有的。是兵。兵裏面什麼人沒有。要辦點秘密事。真容易之極。當天晚上。手脚做好。第二天。甄懷崇到營長房裏去稟道。司令部隔壁。沈小範家裏。私藏軍火。恐怕於我營不利。請營長注意。趙業奎見懷崇來報告這事。曉得是他在那裏弄鬼。兩心相照。不言而喻。就下命令。差甄懷崇帶二十名兵前去搜查。可憐沈小範。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来。這一班兵跑進來。東一張。西一望。上樓進房。搜了半天。從廚房背後。搜出兩顆炸彈。四桿手鎗。幾百粒鎗珠。懷崇也不問青紅皂白。將小範帶了就走。帶到營裏。就問他爲什麼。往年一出門。就是兩年。今年才半個月。馬上回來。明明是私藏軍火。謀爲不軌。非

得重辦不可。問完也不由他答話。就將他關了起來。一面令人去告訴範我。說這位營長極其慈祥。無論什麼重罪。祇教當事人的家小一去哭求。便可無事。這時候範我老夫妻和宗氏都嚇得來不知所云。及至聽了這種說話。宗氏倒明白過來。然而想不出解決方法。因為這個地方離省太遠。無從控訴。縣知事本來吃不住營長。簡直可以免開尊口。這種故意陷人的罪。說重就重。說輕就輕。禁不得日子一多。惱了趙賊。小範的命就沒有了。所以雖然明白。也無法可施。只得哭個不了。範我有個義子。是章惟心的族弟。他在旁邊說道。我家惟心阿哥。最喜歡管閑事。不如去尋他。或者有法可想。範我道。惟心和我家小範有

仇恨的。那義子道。惟心頗有俠氣。決不會常念舊惡。姑且去撞一頭看。範我不得已。硬了頭皮。走到惟心家裏。正值惟心在家看書。惟心看見範我到來。連忙立起讓坐。範我因有要事在心。也就並不客氣。便將這事細細一說。惟心低頭一想。說道。事體果然冤枉。只是很難為力。然而那個趙業奎如此可惡。若不有以懲之。將來淫惡蔓延。那還了得。常言道。不平則鳴。這樣冤枉事。不以正義伸之。章家村裏自有我章惟心了。老伯你請放心。小範兄。我力能救他出來。但是這個地方。你們不能久住。應該找一個地方。躲避躲避才好。範我道。章相公。如能救出我家小兒。真是我沈門中的重生父母。再造恩人。定依你的吩咐。當天

就回我們的原籍去。惟心道：那就是了。你請罷。範我告辭回家。和老伴兒及宗氏一說。馬上就收拾起細軟來。門前後的巡邏兵士。見他們要預備逃的模樣。格外在外邊守的厲害。連親友來探望。都不許放進去。範我夫妻和宗氏。只得在裏面呆怔怔等惟心的回信了。這裏惟心送了範我出門。便坐着仔細一想。這件事倒的確可以打一打抱不平。只是從何入手。不可不預先定一個主意。趙業奎他是此地的駐紮軍官。總算是和父母官差不多。我如以本村公民資格去見他。保小範不是私藏軍火的人。他要是肯了。當然大家沒事。還得謝謝他。要是不肯。那不是要連累着我。況且沈小範和我尚有宿仇。我去代他出力。

未免不上算。隨他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忽又轉念一想。趙業奎想謀人家的妻小。用這種毒計羅織平民的罪名。實在惡不勝言。聖人說的好見義不為無勇也。我章惟心是何等樣人。遇着這種事。畏首畏尾。不敢出頭。那還稱得起俠士嗎。好在我也曾學過一些武藝。他要不答應。我就拿定擒賊擒王的主意。捉住了趙業奎。叫他交出沈小範來。然後放他。否則就使他血染營帳。試試我章惟心的本領和膽量。看想罷。他也不和妻房說。就在自己房裏換了衣服。暗藏匕首。直望司令部走去。讀者諸君。章惟心出門兩年。曾在走江湖的拳師那裏學就幾套看家拳。自以為勇猛非常。所向無敵了。這回要抵莊

去打抱不平。貫澈他的風頭主義。可憐也是爲虛名所累。遂致以卵敵石。白送了一條性命。所可嘉者。就是不念舊惡。仗義救人。還有一點可取的地方。較之竊高位。享厚祿。不以民膜爲事的人。已經是高過數倍了。閒話少說。再說趙業奎雖拿沈小範關閉起來。但是宗氏依舊想不到手。正在那營裏納悶。忽然一個站門崗的兵進來報告。說外面有章家村公民章惟心有要事請見。趙業奎正想聯絡本村百姓。避去壞的名聲。當卽就命他進來。惟心走到裏面。向業奎一鞠躬。就老實坐在旁邊。業奎說。你來見本營長何事。惟心道。公民因爲沈小範是安分良民。聽說營長的部下。在他家裏搜出軍器。被營長傳了來。公民想

營 門 七

小範平素并不爲非作歹。這軍器恐怕是挾嫌栽贓的。所以要求營長的明鑒。飭探詳細調查。一面將沈小範先行交公民保出。再行訊辦。業奎被惟心說着。挾嫌栽贓四字。不禁心虛面紅。又聽說硬要保小範出去。更和自己的主張背道而馳。如何肯答應。他就說此言差矣。現在時事不靖。伏莽遍地。這種亂黨。最爲可恨。若不從嚴懲辦。將來大家效尤。起來地方上。就受害無窮了。惟心道。假使沈小範果是亂黨。公民願以全家生命作保。業奎憑他說長說短。只是搖頭不允。惟心覺得這事一定不妥。就沒臉再見村人了。不由氣往上撞。當下厲聲說道。營長既然沒有訪查清楚。憑這一兩樣軍器。硬派良民的罪。請將搜出的

賊証宣布給敵村人看究竟有什麼記號在上要是糊裏糊塗就定要害人難不成你營長有什麼目的麼業奎一想你這個人真會說話這些軍器全是營中拿出去的一定都有本營圖記要一宣布那還了得嗎想到此處只得反臉了便道章惟心本營長辦事用不着你們百姓干涉少說話過你的平安日子罷不然你就是同黨惟心聽了同黨二字更加大怒跳起來道好我就是同黨走上一拿業奎抱住了

却生了一身肥肉被惟心抱住了真一點不能動彈又不能聽他刺死無可奈何吩咐看守的兵士將沈小範放了出來小範走出來見惟心抱住了業奎知道是他來救的便望着惟心叩頭惟心把脚一蹀道這時候還要多禮趕快走罷說着便抱了業奎送小範出營營裏的連排長和兵士見營長這樣怕他多當他是本領滔天沒人敢上來解勸惟心眼看小範合家動身走了復又抱了業奎回營把話教訓了業奎一頓打量着沈小範已經進了城便把他放下來欲待出門那裏知道業奎心不甘服怎肯改惡從善任惟心好好走脫便把嘴這一擊衆兵盪湧而上將惟心綁好了惟心當教訓業奎的時候他唯唯應命



以爲並無反悔了。所以並不防備。等到落了圈套。知道事已不妙。便把生死置之度外。破口大罵趙業奎。一腔怒氣無從發洩。就命兵士將他綁出營門。說他是主使沈小範私藏軍火的首犯。按着軍令就地處。

決章家村的人除了惟心。還有誰敢管閑事。等着惟心的妻子跑來哭求。這慣喜打抱不平。爲仇人辨誣的章惟心。竟就飲彈而死了。唉！行俠仗義的人。竟這樣結果。世界上還有什麼公是公非呢。

## 萬無此理而偏有此事

孫幻雲

爲免除費用起見。弟兄實行公妻主義。

造幣廠新開幕。爲流通新幣起見。凡以銅元一枚者。可換得新銀元一枚。往換者皆大呼上當。

某小說家。在稿末聲明。係爲抄襲某君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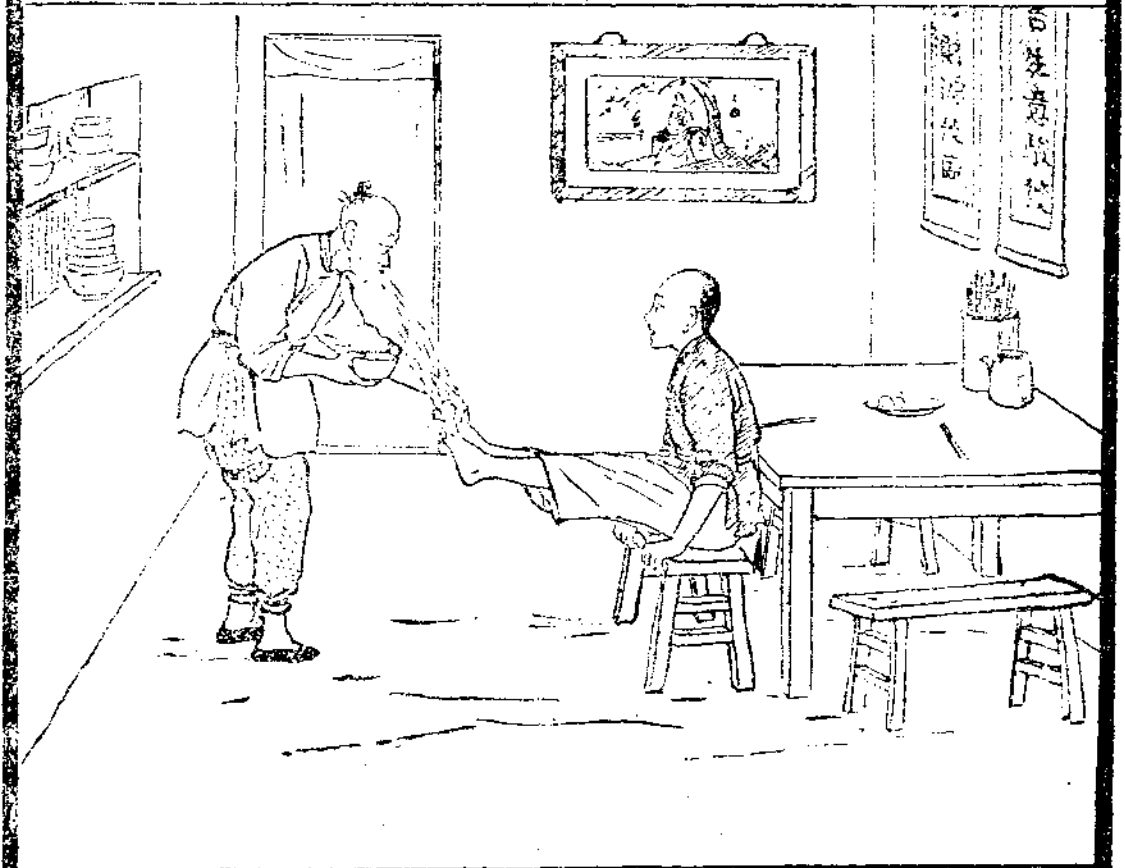
提倡社交公開之主要份子。宣傳社交公開爲普及男女通私之純粹目的。

報紙刊載捉拿逃犯。賞格一千元廣告一則。被該逃原犯瞥見。急致書原主。請原主速攜款來。捕。否則將他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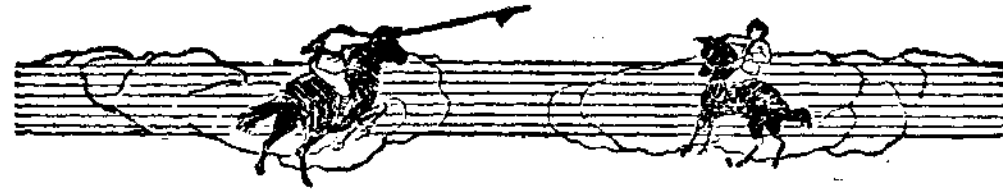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回

賣草鞋喬裝尋快婿



第四十一回 傅靈耗乘間訂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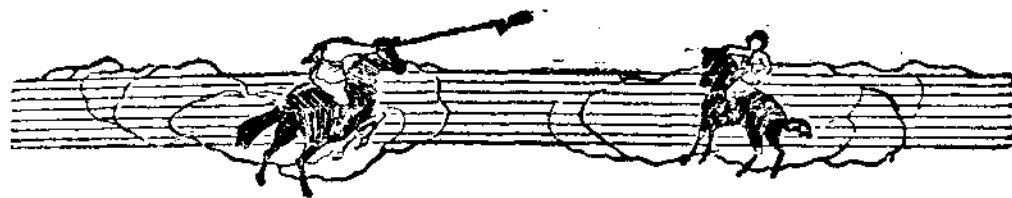


#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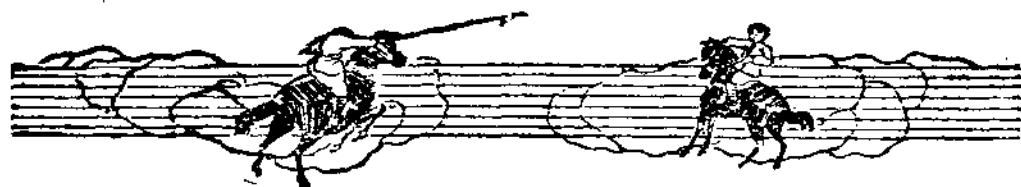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 第四十二回 魏壯猷失銀生病 劉晉卿熱腸救人

話說田廣勝將所謂擔保的證據拿出來。朱鎮岳一看原來是一封信。這信是雪門和尚寫給田廣勝的信。中的語意很簡單。祇說某月某日。擒匪破西安府尹朱公夫婦同時殉難。現已由雪門和尚自己備棺盛殮。即日動身運回常德原籍。信尾託田廣勝設法勸阻朱鎮岳勿再去陝西。朱鎮岳祇看了府尹朱公夫婦同時殉難這幾句。已呼天搶地的痛哭起來。沒哭一會便倒地昏過去了。田廣勝魏壯猷都忙着灌救。半晌轉來仍哭着責備田廣勝。道師伯既得了這信。怎的不於見面的時候。給我看。好教我奔喪前去隱瞞。三四日倒忍心和我議婚事。使我成



爲萬世的罪人是甚麼道理。田廣勝連忙認罪道：「這是我對不起賢姪。不過雪門師傅的信上說了，即日動身運柩回常德原籍，怎好教賢姪去奔喪呢？在我瞞三四日不說，固是全因私情，沒有道理。祇是在賢姪遲三四日知道，並不得謂之不孝。賢姪得原諒我。若在見面的時候，將這信給賢姪看了，則三年之內不能向賢姪提議婚的話，我剛才已會對賢姪說過了。我於今已是七十八歲的人了，正如風前之燭，瓦上之霜，得挨一日算一日。三年之後，祇怕葬我的棺木都已朽了，因此情願擔着這點不是，逼着賢姪承諾我的話。以了我這樁惟一的心事。朱鎮岳見田廣勝這們說，自覺方才責備的話說得太重，卽翻身向田廣勝叩頭泣道：「師傅信中雖說已動身運柩回籍，然小姪仍得迎上前去，以便扶着先父母的靈柩同行。」田廣勝拉起朱鎮岳說道：「賢姪用不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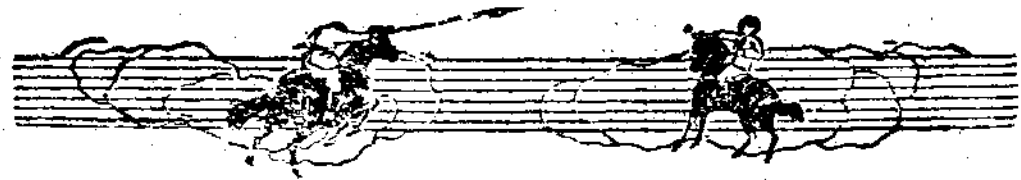


我已派人迎上去了。大約不出一二日，便能將靈柩運上這裏來。朱鎮岳問道：運到這裏來做甚麼呢？田廣勝道：我估料長毛賊的氣餒，還得好幾年才能消滅。就是常德也非安樂之土。賢姪這番又運回這些金銀，更是惹禍的東西。我看這山裏還好，已打發兩個小女去烏鴉山迎接令祖母到這裏來，免得年老人擔驚受怕。尊大人的靈柩暫時安厝在這山裏，等到世局平靜了，再運回原籍。雪門師傅來了之後，我還要和他商量盡我們的力量下山去做幾樁事業。朱鎮岳見田廣勝這們佈置，祇得依從過不了幾日，果然朱沛然夫婦的靈柩和朱鎮岳的祖母都到了。大家在這山裏整整的住了八年。清兵破了南京之後，朱鎮岳夫婦才回烏鴉山祖屋。朱鎮岳的祖母和田廣勝都死在這山上。這八年當中，田廣勝、雪門和尚以及朱鎮岳夫婦、魏壯猷夫婦都曾下山。



做過許多救苦救難的事。因田廣勝和朱鎮岳都挾了一種報仇的念頭。暗中替清軍出了不少的力。但是這些事。不在本書應寫之列。都不可寫他。不過寫到這裏來了。却不能不連帶把魏壯猷的履歷略爲交待一番。使看官們知道這部書中的重要人物清虛觀笑道人的來歷。魏壯猷自從田廣勝死後。不久他夫人紅紅也死了。他和紅紅伉儷的情分。本十分濃厚。紅紅一死。他悲痛到了極處。這時南京已破。清室中興。各省粉飾太平。人民在幾年前。因兵荒離亂的。至此都漸漸的。各回故土了。魏壯猷早已沒有父母。跟着田廣勝長大的。此時無家可歸。祇得借着遊山攬勝消遣。他胸中悼亡之痛。田廣勝在日。手中積下來的資財。很不少。約莫有二三十萬。他兩個兒子。一個死了。一個因和朱鎮岳負氣出走。得不知去向。臨死祇有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在跟前。這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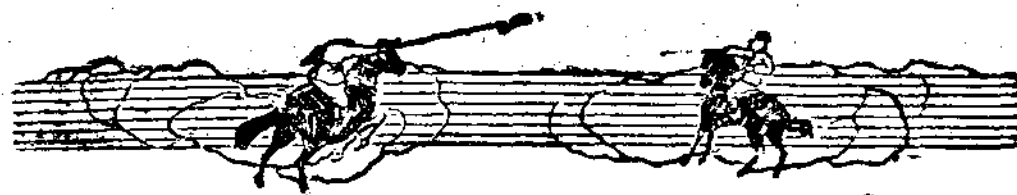
的遺產當然分給朱鎮岳魏壯猷兩人魏壯猷得了這一部分財產獨自一個人用度手頭自然很闊遊蹤所到之處當地的縉紳先生以及富商大賈無不傾誠結納祇是他對人從不肯露出自己的本像來一般。人見他生得風度翩翩溫文爾雅都以為他是一個宦家公子誰知道他是一個劍俠呢。有一次魏壯猷遊到了四川重慶住在重慶一個最大最有名的高陞客棧裏。這客棧房屋的構造是五開間三進樓上地下共有三四十間房子有錢的旅客到重慶多是在這客棧下榻。魏壯猷到的時候歡喜第三進房屋又寬敞又雅潔祇可惜已有三間被人佔住了。僅餘下一間廂房中間客廳是不能住人的。魏壯猷單身一個人本來有一間廂房住着便得了。但是他因好交遊無論到甚麼地方總是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這一間廂房因此不夠居住。當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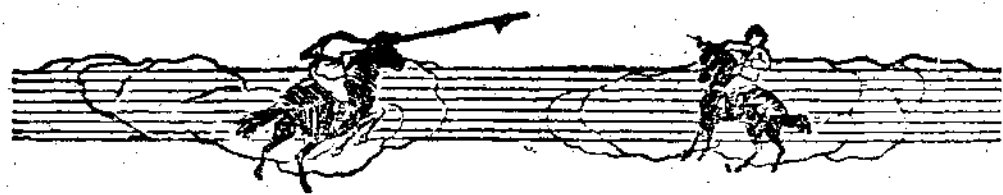
和客棧賬房商量要騰出這三間房子來給他一人居住房錢多少決不計較賬房看魏壯猷的行李很多很透着豪富的氣概以爲是極闊的候補官兒來這裏運動差缺的恐怕錯過了這個好主顧連忙答應了魏壯猷向那三個旅客要求移房費了許多唇舌才將三間房子騰了出來給魏壯猷一個人住了魏壯猷照例結交當地士紳終日賓朋燕集弄得五開間的房子都座無隙地一時魏公子在重慶的聲名幾於沒人不知道他這回來四川游歷身邊帶了千多兩黃金原不愁不夠使費金銀在他這種有本領的人手裏不問到甚麼地方難道還有人能劫奪了去嗎祇是事竟出人意外這日魏壯猷因須付一筆賬開箱打算取一百兩黃金出來兌換足足的一千兩黃金那裏還有一兩呢祇剩了一塊包裹的布袱不會失掉魏壯猷不由得大吃一驚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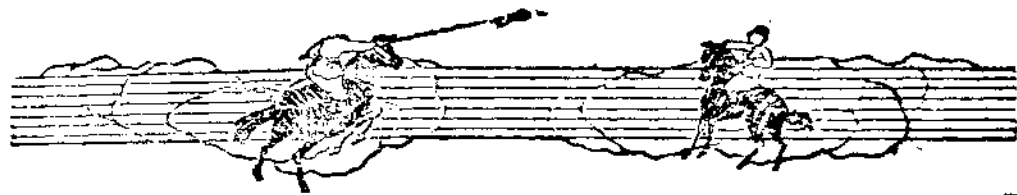
這。事。真。奇。怪。這。一。疊。八。口。皮。箱。金。葉。放。在。第。六。口。皮。箱。之。內。要。開。這。箱。  
非。將。上。面。五。口。搬。開。不。可。五。口。皮。箱。內。盡。是。衣。服。每。口。的。分。量。很。不。輕。  
要。搬。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並。且。每。口。皮。箱。都。上。了。鎖。貼。了。封。條。鎖。和。  
封。條。絲。毫。未。動。這。金。葉。從。那。裏。取。出。去。的。呢。這。一。進。房。屋。除。了。我。沒。旁。  
人。居。住。我。在。家。的。時。候。固。然。沒。人。敢。動。手。偷。我。的。東。西。便。是。我。每。次。出。  
外。多。在。白。天。門。窗。都。從。外。面。鎖。了。鑰。匙。在。我。自。己。身。上。若。曾。有。人。動。過。  
鎖。我。回。來。開。鎖。的。時。候。豈。有。個。不。知。道。的。魏。壯。猷。心。裏。一。面。思。量。一。面。  
將。這。七。口。皮。箱。次。第。開。看。都。一。些。兒。沒。有。動。過。的。痕。跡。惟。有。第。四。口。箱。  
中。的。一。塊。一。百。五。十。兩。重。的。金。磚。也。宣。告。失。蹤。了。不。覺。失。聲。叫。着。哎。呀。  
道。這。就。是。奇。怪。了。這。塊。金。磚。因。是。紅。紅。留。下。來。的。紀。念。物。多。久。不。曾。開。  
看。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不。知。放。在。那。口。皮。箱。裏。方。才。若。不。是。看。見。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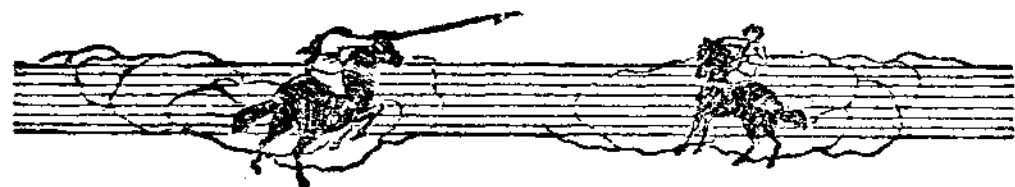
裝金磚的盒兒在衣服底下壓着我說不定一時還想不起被人盜去了呢。如果盜這金子的人是將八口皮箱都打開來一口一口的搜索。則不但箱外的鎖和封條應該現些移動過的痕跡。便是箱內的衣服也應該翻得七凌八亂。若不是一口一口打開來搜索。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那口箱裏的東西。外人能這們輕巧的盜去。魏壯猷反覆尋思。祇覺得奇怪。再也想不出是如何失掉的道理。來不過懸揣盜這金子的人的本領。可以斷定決不尋常。報官請緝。是徒然教盜金子的。人暗中好笑。沒有弋獲。希望的倒不如絕不聲張。由自己慢慢地尋訪。失掉金子的事。小這樣盜金子的能人。却不捨得不尋訪。着好借此結識。這們一個人物。當時將皮箱仍舊堆疊起來。在魏壯猷失掉這點兒金子。原不算甚麼。祇是此時正在客中。又逼着須付賬。給人既拿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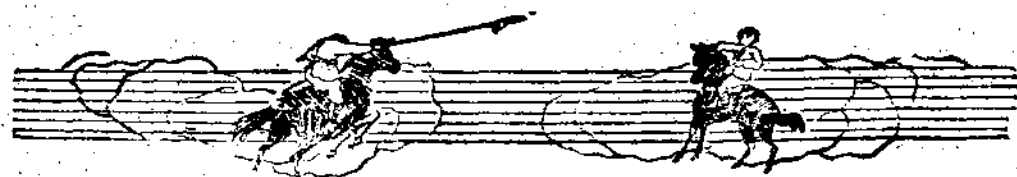
金子來就祇得暫拿衣服典錢應付。心裏因急欲把盜金子的人探訪出來，也就懶得再和一般士紳作無謂的應酬。高陞棧的賬房見魏壯猷拿衣服典錢還賬，料知是窮得拿不出錢來了，登時改變了對待的態度。平時到了照例結賬的時期，祇打發茶房將賬單送到魏壯猷房中，桌上一聲不響就退出去的。此時賬房便親自送到魏壯猷手中，擺出冷冷的面孔，立在旁邊等回話了。魏壯猷却毫不在意，隨即又拿衣服去當了錢，付給賬房。自己仍四處探訪這盜金子的人，一連探訪了十多日，一點兒蹤影都不曾訪着。客棧裏的用度大，他又不知道省儉衣服，典當起來不值錢。出門的人更有多少衣服不須幾次就當光了。新結交的一般士紳忽然不見，魏公子來邀請了，初時以爲是害了病，還有幾個人來客棧裏看看。幾日之後，都知道魏公子手邊的銀



錢使光了靠着典當度日一個個都怕魏公子開口告貸誰也不敢跨進高陞棧的門有時在路上遇着來不及似的迴避魏壯猷心中有事那裏拿這些人放在眼裏客棧裏的人見魏壯猷終日愁眉不展祇道是窮得沒有路走了才這們着急賬房恐怕再住下去還不起房飯錢便走來對魏壯猷說道客人既手邊不寬展不能和往日那般應酬了還要這們多房間幹甚麼呢下面有小些兒的房間請客人騰出這一進房屋給我好讓旁的客人來住魏壯猷心裏正因訪不着盜金子的入非常焦燥聽了賬房的話祇氣得指着賬房大罵了一頓賬房以爲魏壯猷窮了是不敢生氣的想不到還敢罵人究竟摸不着魏壯猷的根底不敢認真得罪祇好咕嘟着嘴退了出來魏壯猷心裏一煩悶便幾日不出門貧與病相連竟悶出一身病來了練過工夫的壯年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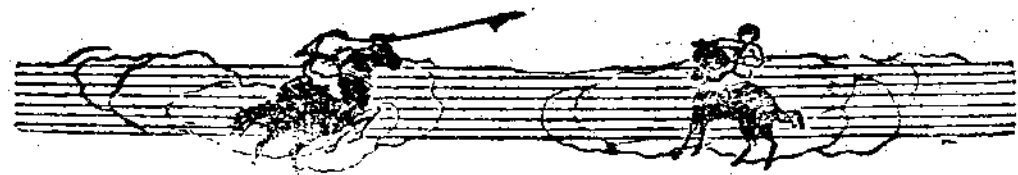


生病則已生病就十分沉重魏壯猷到各處游歷舉動極盡豪華然從來不曾帶過當差的在平時不生病沒有當差的不覺着不便此時病得不能起床了偏巧沒有錢又和賬房翻了臉客棧裏的茶房都不聽呼喚起來便分外感覺得痛苦了連病了三日水米不曾沾唇客棧裏的人都以為魏壯猷是個不務正的紈袴子弟不足憐惜這時却激動了一個正直商人慨然跑到魏壯猷房裏來探看並替魏壯猷延醫診治這個人是誰呢是在成都做鹽生意的姓劉名晉卿這時年紀已有五十多歲了在成都開了三十年鹽號近來因虧折了本錢打算將鹽號盤頂給人祇因劉晉卿所開的鹽號規模太大成都的商人多知道這鹽號的底細不肯多出頂價劉晉卿嘔氣不過帶了些盤纏特地到重慶來覓盤頂的主兒湊巧不先不後的與魏壯猷同這一日到高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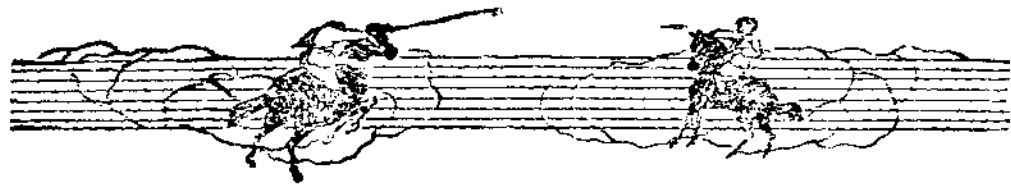


棧。兩。個。月。來。魏。壯。猷。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在。眼。裏。他。自。己。是。一。個。謹。慎。  
商。人。心。裏。也。不。以。魏。壯。猷。的。舉。動。爲。然。不。過。見。魏。壯。猷。一。日。貧。病。得。沒。  
人。睬。理。了。覺。得。這。種。豪。華。公。子。不。知。道。一。些。人。情。世。故。拿。銀。錢。看。得。泥。  
砂。不。如。的。使。用。一。朝。用。光。了。就。立。時。病。死。也。沒。人。來。睬。理。很。是。可。憐。遂。  
袖。了。二。十。兩。銀。子。走。到。魏。壯。猷。房。裏。來。殷。勤。慰。問。病。勢。怎。樣。魏。壯。猷。不。  
曾。害。過。大。病。此。時。在。這。種。境。遇。當。中。病。得。不。能。起。床。使。他。一。身。全。副。本。  
領。一。些。兒。不。能。施。展。才。真。有。些。着。急。起。來。幾。次。打。算。教。茶。房。去。延。醫。來。  
診。視。無。奈。茶。房。受。了。賬。房。的。囑。咐。聽。憑。魏。壯。猷。叫。破。了。喉。嚨。也。祇。當。沒。  
聽。見。魏。壯。猷。正。在。急。得。無。可。如。何。的。時。候。恰。好。劉。晉。卿。前。來。問。病。魏。壯。  
猷。看。了。劉。晉。卿。這。副。慈。善。面。目。和。殷。勤。的。態。度。心。裏。就。舒。暢。了。許。多。就。  
枕。邊。對。劉。晉。卿。點。頭。道。謝。劉。晉。卿。拿。出。二。十。兩。銀。子。放。在。床。頭。說。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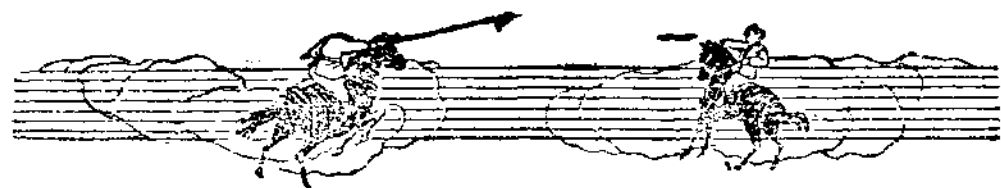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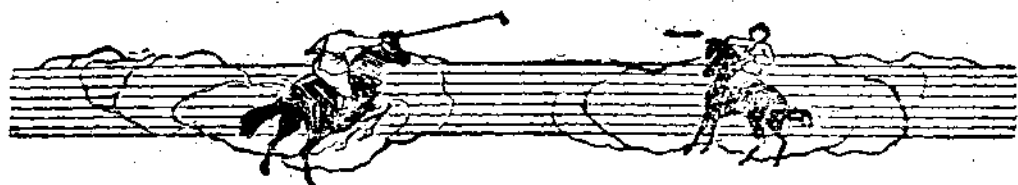
是出門人沒有多大的力量。因見閣下現在手中好像窮迫的樣子。恐醫藥不便。我同在這裏作客。不忍坐視。閣下想必是席豐履厚慣了的人。不知道人情冷暖。我雖不知道閣下的家世。然看閣下兩月來的舉動。可知尊府必是很富厚的。我此時去替閣下請個好醫生來。閣下將病養好了。就趕緊回府去。世道崎嶇。家中富裕的人。犯不着出門受苦。在劉晉卿說這番話。自以爲是老於世故的。金石之言。魏壯猷祇微微的笑着點頭。劉晉卿一片熱誠。親去請了個醫生來。給魏壯猷診視了。開了藥方。也是劉晉卿親去買了藥來。煎給魏壯猷服了。外感的病來得急也。去得快。服藥下去後。祇過了一夜。魏壯猷便能起床。如平時一般。行走了。因已有幾日。不曾出外探訪。偷金子的人心裏實在放不下。這日覺得自己的病已經好了。正思量應如何方能訪得出偷金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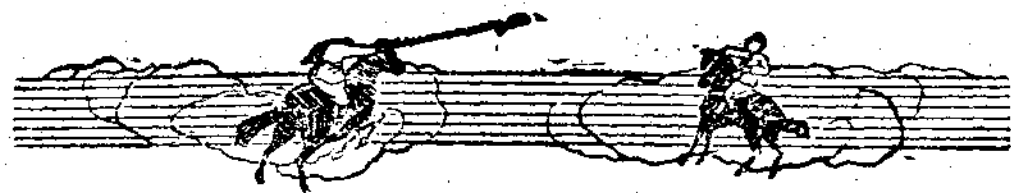
人。來。忽。然。從。窗。眼。裏。飄。進。一。片。枯。黃。的。樹。葉。來。落。在。魏。壯。猷。面。前。魏。壯。猷。原。是。一。個。心。思。極。細。密。的。人。一。見。這。樹。葉。飄。進。房。來。心。裏。不。由。得。就。是。一。驚。暗。想。此。時。的。天。氣。正。在。春。夏。之。交。那。來。的。這。種。枯。黃。樹。葉。並。且。微。風。不。動。樹。葉。又。如。何。能。從。天。空。飄。到。這。房。裏。來。隨。手。拾。起。這。片。樹。葉。看。時。一。望。就。可。認。得。出。是。已。乾。枯。了。許。久。的。有。巴。掌。大。小。却。認。不。出。是。甚。麼。樹。葉。又。想。這。客。棧。四。周。都。是。房。屋。自。從。發。覺。失。了。金。子。以。後。我。都。勘。察。得。仔。細。百。步。以。內。可。斷。定。沒。有。高。出。屋。頂。的。樹。木。既。沒。有。樹。木。也。就。可。以。斷。定。這。葉。不。是。從。樹。枝。上。被。風。刮。到。這。裏。來。的。了。不。是。風。刮。來。的。然。則。是。誰。送。來。的。呢。魏。壯。猷。是。這。們。一。推。求。更。覺。得。這。樹。葉。來。得。希。奇。剛。待。叫。一。個。茶。房。進。來。教。認。這。葉。是。甚。麼。樹。上。的。祇。見。劉。晉。卿。走。來。問。道。貴。恙。已。完。全。脫。體。了。麼。魏。壯。猷。連。忙。迎。着。答。道。多。謝。厚。意。已。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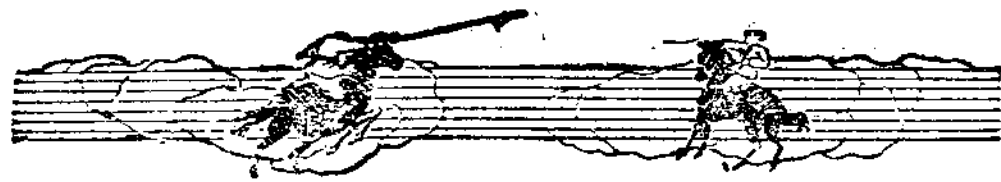
好了。旋說旋讓劉晉卿坐。劉晉卿指着魏壯猷手中的枯葉問道。足下手中這片公孫樹葉。有甚麼用處。魏壯猷喜問道。老先生認得這是公孫樹葉嗎。甚麼地方有這種樹呢。劉晉卿笑道。怎麼不認識這樹。我在旁處不曾見過。祇見瀘州玄帝觀裏面有兩株極大的。這葉上的露能潤肺治咳嗽。但極不容易得着。我先母在日得了個咳嗽的病。甚麼藥都吃遍了。祇是治不好。後來有人傳了個祕方。說惟有公孫樹葉上的露。祇須服十幾滴。便能包治斷根。我問甚麼所在。有公孫樹。那人說出瀘州玄帝觀來。我做鹽生意。本來時常走瀘州經過的。這次便特地找到玄帝觀。公孫樹是見着了。但是葉上那有甚麼露呢。就是略有些兒。又怎麼能取得下來呢。在那兩顆樹下徘徊了許久。實在想不出取露的法子來。虧了觀中的老道念我出於一片孝心。拿出一個寸多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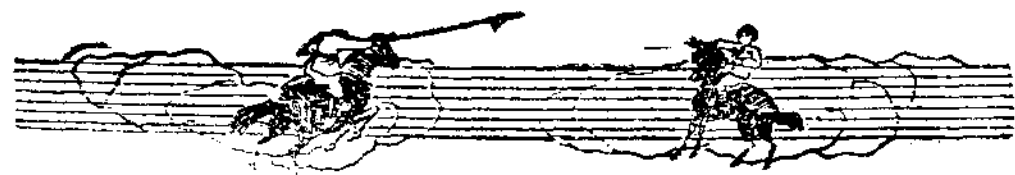
磁瓶來傾了五十滴露給我。這是他慢慢的一滴一滴取下來貯藏着。備用的。我謝老道銀子他不肯收。我帶了那五十滴露回家。先母服了。果然把咳嗽的病治好了。因此我一見這葉便認識魏壯猷。問道：那玄帝觀的老道姓甚麼？叫什麼名字？老先生知道麼？劉晉卿點頭道：我祇知道一般人都叫那老道爲黃葉道人。姓甚麼？究竟叫甚麼名字？却不知道。魏壯猷道：那黃葉道人此刻大約有多少歲數了？劉晉卿笑道：於今祇怕已死了許多年了。我已有了二十多年不曾到那觀裏去。我去討露的時候看那道人的頭髮鬚鬚都白的和雪一樣。年紀至少也應有了七八十歲。豈有活到此刻還不會死的道理？魏壯猷道：既是祇有瀘州玄帝觀內才有這公孫樹。這片樹葉就更來得希奇了。劉晉卿問：是怎麼一個來歷？魏壯猷將從天空飄下來的話說了。劉晉卿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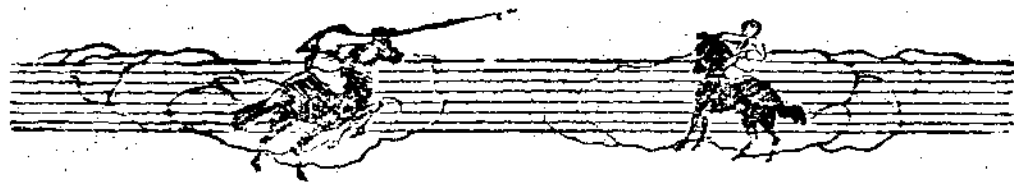
得。詫。異。劉。晉。卿。去。後。魏。壯。猷。心。想。這。樹。葉。必。不。是。無。故。飛。來。的。我。於。今。  
既。知。道。了。公。孫。樹。的。所。在。何。不。就。去。玄。帝。觀。探。訪。一。番。呢。主。意。已。定。遂。  
即。日。動。身。向。瀘。州。出。發。途。中。非。止。一。日。這。日。到。了。瀘。州。逕。到。玄。帝。觀。察。  
看。情。形。果。見。殿。前。丹。墀。裏。有。兩。顆。合。抱。不。交。的。樹。枝。葉。穠。密。如。張。開。兩。  
把。大。傘。葉。的。形。式。與。從。窗。眼。裏。飄。進。來。的。一。般。無。二。祇。這。顆。樹。上。的。葉。  
色。青。綠。沒。有。一。片。枯。黃。的。魏。壯。猷。把。這。觀。的。形。勢。都。看。了。個。明。白。記。在。  
心。裏。打。算。夜。間。再。來。觀。裏。窺。探。正。待。舉。步。往。觀。外。走。猛。覺。得。頭。頂。上。一。  
陣。風。過。去。樹。葉。紛。紛。落。下。來。驚。得。連。忙。抬。頭。看。公。孫。樹。上。祇。見。一。隻。極。  
大。的。蒼。鷹。正。收。斂。着。兩。片。比。門。板。還。大。的。翅。膀。落。在。樹。巔。上。立。着。那。一。  
對。金。色。的。眼。睛。和。兩。顆。桂。圓。相。似。魏。壯。猷。生。平。不。曾。見。過。這。們。大。的。飛。  
鳥。很。以。爲。奇。怪。心。想。像。這。們。高。大。這。們。雄。俊。的。鷹。若。好。生。調。教。出。來。帶。



着。上。山。打。獵。確。是。再。好。沒。有。的。了。祇。是。他。立。在。這。樹。顛。上。要。弄。死。他。容。易。要。活。捉。下。來。喂。着。倒。是。一。件。難。事。眉。頭。一。縐。忽。然。得。了。個。計。較。心。中。暗。喜。道。我。何。不。投。他。一。個。石。子。驚。動。他。飛。起。來。再。用。飛。劍。將。他。兩。翅。的。翎。毛。削。斷。怕。他。不。掉。下。來。聽。憑。我。捉。活。的。嗎。魏。壯。猷。自。覺。這。主。意。不。錯。隨。卽。彎。腰。拾。了。個。鵝。卵。石。順。手。朝。那。鷹。打。去。這。石。子。從。魏。壯。猷。的。手。中。打。出。來。其。力。量。雖。不。及。炮。彈。那。般。厲。害。然。比。從。弓。弦。上。發。出。去。的。彈。子。是。要。強。硬。些。的。無。論。甚。麼。兇。惡。的。猛。獸。着。了。這。一。石。子。縱。不。立。時。殞。命。也。得。重。傷。不。能。逃。走。誰。知。這。一。石。子。打。上。去。那。鷹。祇。將。兩。個。翅。膀。一。亮。石。子。碰。在。翅。膀。上。倒。激。轉。來。若。不。是。魏。壯。猷。眼。快。將。身。子。往。旁。邊。閃。開。那。石。子。險。些。兒。打。在。頭。上。然。石。子。挨。着。耳。根。擦。過。已。被。擦。得。鮮。血。直。流。魏。壯。猷。不。由。得。又。驚。又。氣。指。着。鷹。罵。道。你。這。孽。畜。竟。敢。和。我。開。玩。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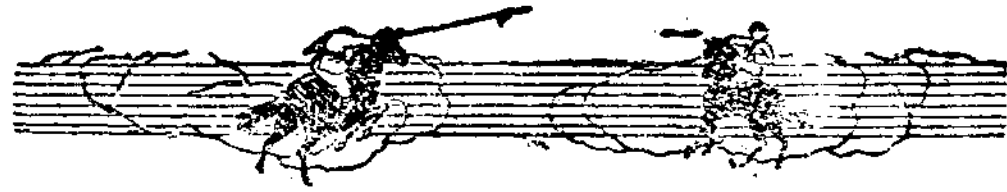


我。要。你。的。命。易。於。反。掌。口。裏。罵。着。隨。放。出。一。道。劍。光。來。長。虹。也。似。的。直。  
向。那。鷹。射。去。那。知。那。鷹。立。在。樹。顛。上。祇。當。沒。有。這。回。事。的。樣。子。劍。光。繞。  
着。樹。顛。盤。旋。了。幾。轉。祇。是。射。不。到。鷹。身。上。去。魏。壯。猷。這。才。慌。急。起。來。正。  
在。沒。法。擺。佈。的。時。候。那。鷹。兩。翅。一。展。真。比。閃。電。還。快。對。準。魏。壯。猷。撲。來。  
魏。壯。猷。料。知。敵。不。過。逃。不。了。失。口。叫。了。聲。哎。呀。便。緊。閉。雙。睛。等。死。不。  
得。說。時。遲。那。時。快。的。兩。句。套。話。魏。壯。猷。剛。把。雙。睛。一。閉。耳。裏。就。聽。得。殿。  
上。一。聲。呼。叱。接。着。有。很。蒼。老。的。聲。音。喊。道。休。得。魯。莽。那。喊。聲。才。歇。就。覺。  
得。一。個。旋。風。從。臉。上。掠。了。過。去。睜。眼。看。時。那。鷹。已。在。這。邊。樹。顛。上。立。着。  
殿。上。站。着。一。個。白。鬚。過。腹。的。老。頭。左。邊。胳膊。上。也。立。着。一。隻。和。樹。顛。上。  
一。般。兒。大。小。毛。色。的。鷹。那。老。頭。笑。容。滿。面。的。望。着。魏。壯。猷。點。頭。魏。壯。猷。  
見。鷹。尙。有。這。般。厲。害。這。養。鷹。的。老。頭。本。領。之。大。是。不。待。思。索。的。了。當。下。



不。因。不。由。的。便。存。了。個。要。拜。這。老。頭。爲。師。的。念。頭。緊。走。幾。步。到。殿。上。對。老。頭。拜。了。下。去。說。道。若。不。是。老。丈。相。救。小。子。已。喪。生。於。鷹。爪。之。下。了。小。子。年。來。遊。行。各。省。所。遇。的。英。雄。豪。傑。不。在。少。數。竟。不。曾。遇。見。有。這。鷹。這。般。能。耐。的。兩。鷹。是。由。老。丈。調。教。出。來。的。老。丈。有。通。天。澈。地。的。手。段。可。想。而。知。了。小。子。一。片。至。誠。心。思。想。拜。在。老。丈。門。牆。之。下。千。萬。求。你。老。人。家。收。納。老。頭。伸。手。將。魏。壯。猷。拉。起。來。笑。道。你。的。骨。格。清。奇。將。來。的。造。詣。不。可。限。量。但。是。我。不。能。收。你。做。徒。弟。來。我。引。你。見。一。個。人。罷。魏。壯。猷。隨。着。老。頭。彎。彎。曲。曲。的。走。到。裏。面。一。個。小。廳。上。不。禁。又。吃。了。一。嚇。原。來。這。廳。上。睡。着。一。隻。牯。牛。般。大。的。斑。斕。猛。虎。那。虎。聽。得。有。腳。步。聲。一。蹶。劣。跳。了。起。來。待。向。魏。壯。猷。撲。來。的。樣。子。魏。壯。猷。才。被。鷹。嚇。了。那。們。一。大。跳。驚。魂。還。沒。定。那。裏。再。有。和。猛。虎。抵。抗。的。勇。氣。呢。嚇。得。祇。向。老。頭。背。後。藏。躲。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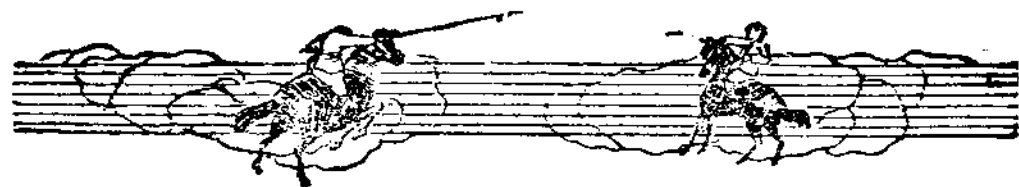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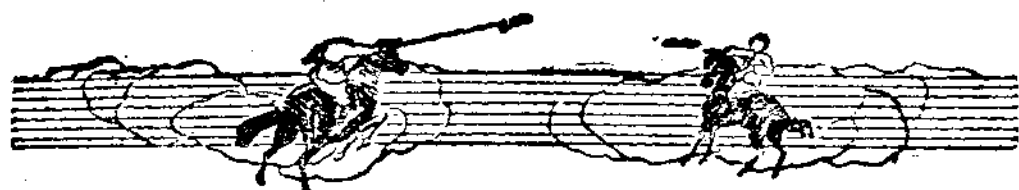
得。老。頭。對。那。虎。叱。了。一。聲。那。虎。才。落。了。威。拖。着。鐵。鎗。也。似。的。尾。巴。走。過。一。邊。去。了。魏。壯。猷。心。想。幸。虧。我。在。白。天。遇。了。這。老。丈。若。在。黑。夜。冒。昧。到。這。裏。來。窺。探。說。不。定。我。一。條。性。命。要。斷。送。在。這。兩。樣。禽。獸。的。爪。下。魏。壯。猷。一。面。這。們。着。想。一。面。跟。着。老。頭。轉。到。廳。後。一。間。陳。設。很。古。雅。的。房。裏。一。個。鬚。髮。皓。然。身。穿。黃。袍。的。老。道。手。中。拿。着。拂。塵。盤。膝。坐。在。雲。床。之。上。並。不。起。身。祇。向。老。頭。笑。了。一。笑。說。道。來。了。麼。老。頭。也。笑。着。應。道。我。正。爲。不。仔。細。誤。收。了。個。劉。鴻。采。做。徒。弟。後。悔。已。來。不。及。這。小。子。又。要。拜。在。我。門。下。做。徒。弟。道。友。看。我。如。何。能。收。他。不。過。我。瞧。這。小。子。骨。格。很。好。道。友。若。能。收。他。在。門。牆。之。下。將。來。的。成。就。倒。不。見。得。趕。不。上。銅。脚。老。道。微。微。的。搖。頭。說。道。這。小。子。此。刻。心。心。念。念。所。想。的。祇。是。黃。金。白。銀。那。有。些。微。向。道。之。意。銅。脚。能。做。屣。妻。孥。視。黃。金。如。糞。壤。却。是。難。能。可。貴。的。這。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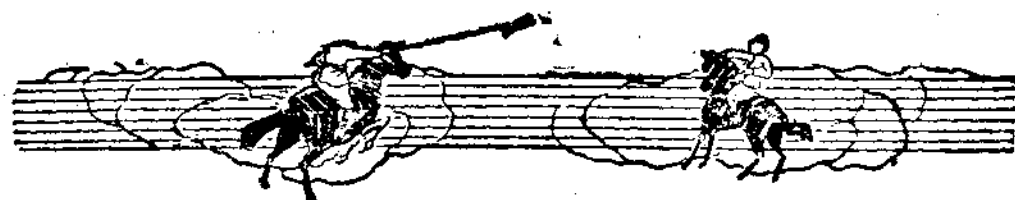
未必能及得魏壯猷聽了兩老問答的話雖聽不出銅脚是甚麼人然老道人瞧不起自己的語意是顯然可知的思量他說我心心念念所想的。是黃金白銀可見得我失竊的事與他有關連他才知道我是爲探訪黃金下落來的我豈真是爲探訪黃金這却看錯我了心裏如此想着卽走近雲床跪下來叩頭說道小子年來遊踪所至極力結交各類人物爲的就是想求一個先知先覺之輩好作小子的師資卽如小子這失却了黃金若是被尋常人盜了去小子決不至四處探訪祇因料知盜黃金的人能耐必高出小子萬倍且其用意必不在一點點黃金小子若不探求一個水落石出一則違反了小子年來結交各類人物的本意二則旣逆料那個盜黃金的人用意不在黃金便是有意借這事試探小子若小子置之不理也辜負了這人的盛意小子果得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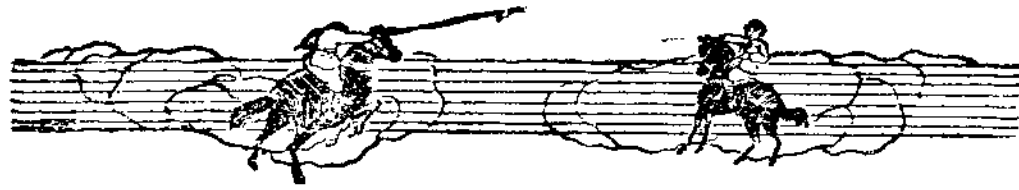
身門牆妻財子祿小子久已絕念說着連叩了幾個頭老道人至此才起身下了雲床點頭笑道你知道絕念妻財子祿倒不失爲可造之才你師傅田廣勝曾與我有點兒交情我因見你的資質不差恐怕手中錢多了在成都流連忘返特地將你所有的盡數取來又見你不得着探訪的門道祇得給你一個暗記那黃葉便是我的道號魏壯猷聽了這老道就是黃葉道人暗想劉晉卿在二十多年前看見他說他已有七八十歲於今照他這般精神態度看來尋常七八十歲的人那有這般強健我能得着這們一個有道行的師傅此後的身心便不愁沒有歸宿了當下魏壯猷便在玄帝觀跟着黃葉道人一心學道這個養鷹的老頭看官們不待在下報告大約也都知道便是金羅漢呂宣良了黃葉道人收魏壯猷做徒弟之後即將從魏壯猷衣箱裏取來的金



葉金磚仍交還魏壯猷。魏壯猷想起劉晉卿送銀及代延醫治病的盛意，覺得自己此刻既一心學道，留着許多金子在身邊也沒甚用處。劉晉卿因生意虧了，本不能撐持，才到成都招人盤頂。若將這金子送給他，正是雪裏送炭，比留在身邊沒有用處的好多了。魏壯猷自覺主意不錯，隨即稟明了黃葉道人，帶了金子回成都。劉晉卿這時正爲找不着盤頂的人，住在客棧裏異常焦急。客棧裏賬房見魏壯猷出門好幾日不回來，以爲是有意逃走的。因劉晉卿曾代魏壯猷延醫熬藥，硬栽在劉晉卿身上，說劉晉卿必知道魏壯猷的履歷。魏壯猷欠了客棧裏二三百串錢的房飯賬，要劉晉卿幫同追討。劉晉卿更覺得嘔氣。這日忽見魏壯猷回來，心裏才免了一半煩惱。魏壯猷一回到客棧，就拿出幾十兩銀子來，叫了一桌上等酒席，專請劉晉卿一人吃喝。劉晉卿見



魏壯猷仍是初來時那般舉動。心裏很不以為然，推辭了幾遍。無奈魏壯猷執意要請，祇得在席間委婉的規勸。魏壯猷道：「我和足下雖是萍水相逢，不知道足下的身世。然看足下的豪華舉動，可知道是個席豐履厚的出身。於今世道崎嶇，人情澆薄，祇看足下初來的時候，結交何等廣寬來往的人，何等熱鬧。客棧裏、賬房何等逢迎，祇一時銀錢不應手，那怕害了病，睡倒不能起床，也沒人來探望。足下一眼客棧裏、帳房，更是混帳，竟疑心足下逃走了。因我曾代足下延醫，居然糾纏着我要我幫同找足下討錢。看起來銀錢這東西是很艱難的，拿來胡花掉了，不但可惜，一旦因沒了錢，受人家的揶揄冷淡，更覺無味。足下是個精明人，想必不怪我說這話。是多管閑事。魏壯猷哈哈大笑道：「承情之至。兩月以來的舉動，我於今已失悔了。不過我在此一番舉動，能結識老先



生。這。們。一。個。古。道。熱。腸。的。人。總。算。不。虛。此。一。番。結。納。了。老。先。生。的。生。意。也。不。必。再。招。人。盤。頂。我。此。時。還。有。幫。助。老。先。生。的。力。量。說。着。將。所。有。的。金。子。都。搬。到。酒。席。上。雙。手。送。到。劉。晉。卿。面。前。直。把。個。劉。晉。卿。驚。得。呆。了。半。晌。才。期。期。問。道。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魏。壯。猷。笑。道。沒。有。甚。麼。我。的。錢。願。意。送。給。老。先。生。老。先。生。賞。收。了。便。完。事。劉。晉。卿。遲。疑。道。足。下。前。幾。日。不。是。因。沒。有。錢。將。衣。服。都。典。質。盡。了。的。嗎。怎。的。出。門。幾。日。工。夫。便。得。了。這。們。多。黃。金。呢。但。是。足。下。不。要。多。心。怪。我。盤。查。這。黃。金。的。來。歷。我。是。做。生。意。買。賣。的。人。非。分。之。財。一。絲。一。粟。也。不。敢。收。受。足。下。若。不。願。將。來。歷。告。我。請。將。這。金。子。收。回。去。我。感。激。足。下。相。助。的。盛。意。便。了。魏。壯。猷。歛。神。歎。道。難。得。難。得。我。這。金。子。送。得。其。人。了。我。的。履。歷。從。不。曾。告。人。老。先。生。是。長。厚。有。德。的。人。故。不。妨。見。告。隨。將。自。己。出。生。歷。史。及。此。番。失。金。得。



金情形略述了一遍。劉晉卿因那日曾親眼看見那片公孫樹葉，又見魏壯猷的氣概，確是不凡，不由得十分相信，便道：「謝收了金子，自歸家重整旗鼓，經營固有的生意。」劉晉卿店裏有一個姓戴名福成的徒弟，十二歲上就在劉晉卿跟前學買賣，為人甚是聰明伶俐。劉晉卿極歡喜他，三五年之後，戴福成對於鹽業的經驗很好。劉晉卿因信任他，漸漸給他些事權。誰知他年紀一到了二十幾歲，事權漸漸的大，胆量也就跟着漸漸的大了。時常瞞着劉晉卿在外面嫖賭幫生意的人，一有了這種不正當的行爲，自然免不得銀錢虧累。因銀錢虧累，就更免不得要在東家的帳務上弄弊。這是必然的事勢，誰也逃不了的。戴福成掉劉晉卿的槍花，也不止一次。久而久之，掩飾不住，被劉晉卿察覺了。遂將戴福成開除。四川的鹽商原有幫口的幫口，規則很嚴。凡是



經。同。行。開。除。的。人。同。行。中。沒。人。敢。收。用。戴。福。成。既。出。了。劉。家。在。四。川。再。  
也。找。不。着。一。碗。鹽。行。的。飯。吃。祇。得。改。業。跟。着。一。般。騾。馬。販。子。往。來。雲。南。  
貴。州。道。上。販。騾。馬。一。日。跟。着。幾。個。馬。販。趕。了。一。羣。騾。馬。行。到。雲。南。境。內。  
一。處。市。鎮。上。那。市。鎮。上。有。個。都。天。廟。這。日。廟。裏。正。在。演。戲。酬。神。戴。福。成。  
因。閑。着。無。事。便。去。廟。裏。看。戲。這。日。看。戲。的。人。異。常。擁。擠。戴。福。成。仗。着。年。  
輕。力。壯。在。人。叢。之。中。絲。毫。不。肯。放。鬆。的。和。衆。人。對。擠。擠。來。擠。去。擠。到。一。  
塊。空。地。約。有。五。尺。見。方。中。間。立。着。一。個。衣。履。不。全。的。道。人。昂。頭。操。手。閒。  
若。無。事。的。朝。戲。台。上。望。着。戴。福。成。看。了。這。道。人。心。中。覺。得。奇。怪。暗。想。他。  
一。般。的。立。在。人。叢。之。中。左。右。前。後。並。沒。有。甚。麼。東。西。遮。攔。爲。何。這。許。多。  
人。獨。不。擠。上。他。跟。前。去。呢。我。不。相。信。倒。要。擠。上。去。看。看。想。罷。卽。將。身。子。  
向。道。人。擠。去。不。知。戴。福。成。擠。上。去。的。結。果。如。何。且。俟。第。四。十。三。回。再。寫。



乳水不足此孩前曾



晝夜悲啼形容枯瘦

現下強壯肥美深感嬰孩自藥片之奇功

內瓶號票購睡腦痛開也暑己家慈久嬰發而緣生錄嬰敵  
 可章大買俾筋苦胃因熱藥中 心 諸 孩 熱 小 內 之 浙 孩 局  
 也廉洋嬰得並可口此天片有濟恙自形兒子證江自每日  
 每士六孩循使止 藥 時 一 小 世 悉 己 容 書 產 如 湖 藥 收  
 六瓶生至己長兒能大能退小防不於社強即醫束安致乳水不  
 大洋局上海片也天蠅止 驟 時 不 會 壯 足 效 手 及 試 遍 身  
 三元班西即尊康止瀉止 然 有 需 嬰 淺 見 服 用 未 服 身  
 郵力奉六寄無之吐 凡 腹 痛 故 在 自 者 局 未 服 身  
 在 一 十 郵 從 安 平 牙 故 在 自 者 局 未 服 身

廣東種德園著名夏令要藥



每塊二角

德園	所上	回件	錄另	貨薄	素五	油大	一元	血止	包一	每包	塊一	痢一	一三	分半	白八	半角	一角	水小	急救
老藥	上海	寄費	備九	荷冰	分茄	瓶一	元中	元痛	一角	包一	一症	一角	角散	角半	痧寶	半角	角一	瓶每	十滴
局南	河南	另費	藥全	批發	小楠	元一	角小	角小	分止	分止	午時	散每	平安	珠百	紅靈	一角	瓶薄	瓶五	痧藥
電話	路老	加發	集奉	以上	辟癩	元中	角小	角小	玉樹	玉樹	茶每	散大	散大	飛龍	丹諸	瓶荷	每枝	瓶十	水
中央	巡捕	公道	送函	各藥	香珠	元中	角小	角小	神油	神油	盒二	瓶一	瓶一	奪命	行軍	每枝	每錠	瓶十	藥水
一零	房對	總發	購原	不角	每串	元中	角小	角小	油薄	油薄	盒二	瓶一	瓶一	丹五	散中	每枝	每錠	瓶十	水
六種	門行	發行	局細	及國	一元	元中	角小	角小	瓶大	瓶大	每茶	每茶	每茶	小瓶	小瓶	半角	一角	瓶十	水

#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售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太原 漢口 長沙 武昌 南昌 廣州

編輯主任 嚴濟鶴

發行所 上海 北書局

印刷所 上海 北書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最便宜……最有效**

世界書局出版之紅雜誌首推獨步風行全國爲  
 人人贊許個個愛讀之好雜誌每期銷數已達數  
 萬且各界珍藏故所登載之廣告效力亦可永久  
 存在不若日報閱後拋棄也而登紅雜誌廣告價  
 目較日報爲廉一舉二得之好機會幸勿錯過

**必先注意最有効力之廣告**

**紅雜誌內所登  
廣告効力最大**

**如蒙賜登**

請向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廣告部  
 錢溶川君接洽外埠函詢立即奉覆